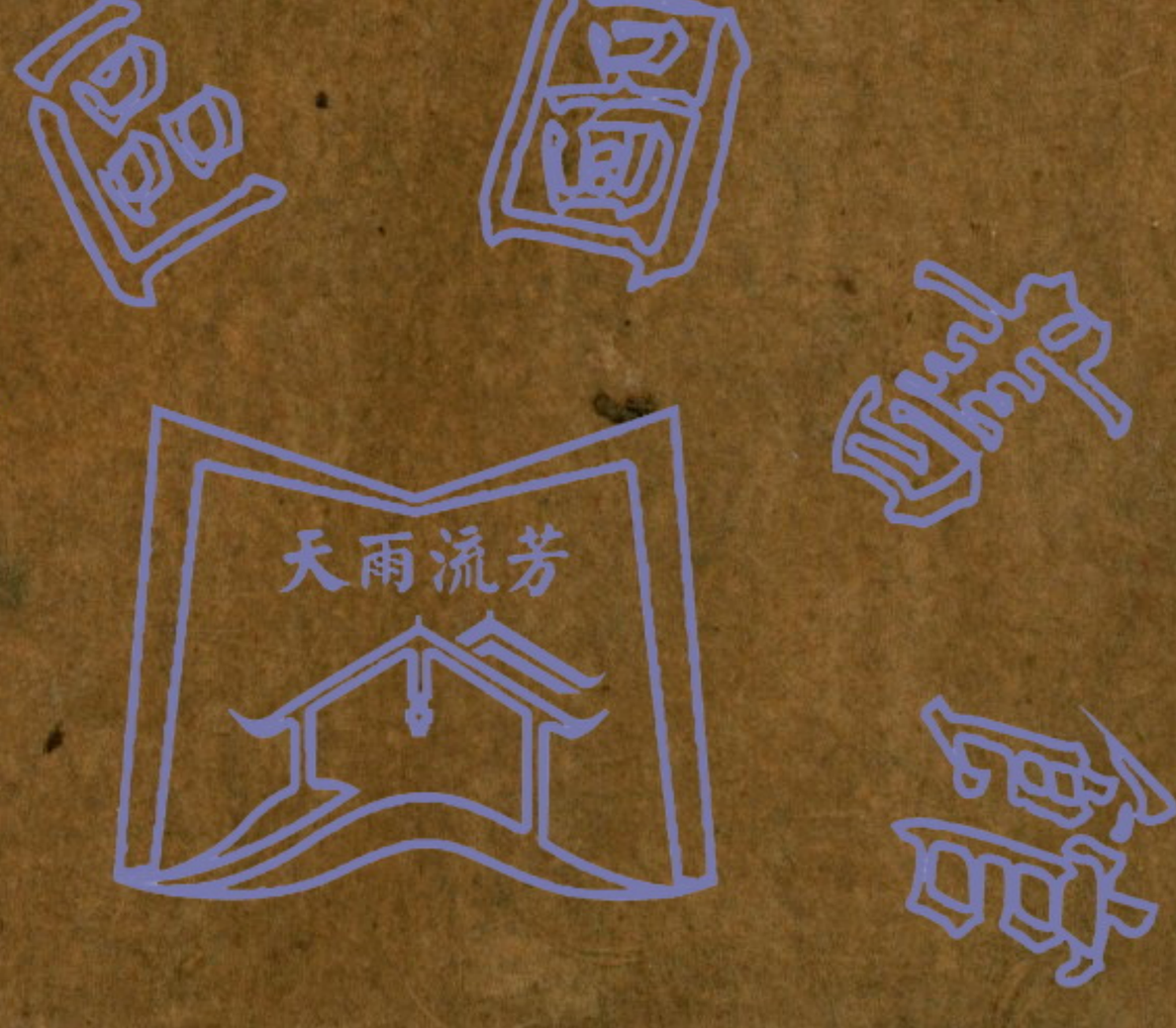
書經精義



書經精義

武林黃淦緯文纂

令德堂藏版

書經精義序

尚書五十八篇紀唐虞三代二千年升降盛衰之故天人民物之原莫不鑿然畢具而其間曰敬曰中尤見帝王之心法治法焉漢唐以來傳疏者大率辨今古文累千萬言務爲考據之學自宋蔡元定先生受業于朱子經口講指畫命作集傳而書旨始昭若日星幼誦是書又得甬上萬授一先生集解其博採註疏語類大全諸書最爲是經善本迨見

國朝彙纂一書尤集先儒之大成予竊惟讀書得間者類能約經之旨抉經之心或以經證經或于無經處求經道破時俱成

自序

絶妙議論向嘗佩服古人讀書息心靜氣鑽研精細乃爾予今採集精義知前人著卷帙浩繁是編儘多遺漏然使讀書者從此觸類旁推以求通乎古修者之心則不泥古以失時得所窮穿穴且于制舉無俾益宏付梓以質當世之証而經義

嘉慶九年孟夏既望武林黃淦緯文氏自序

書經精義序

武林黃孝廉著五經精義以其書屬序于余惟學者之于治經六經一也而將風世論各有所尚西京儒者說易爲多東晉六朝尤尚玄虛服氏宋子好辨春秋南宋率講四子國朝經學超越前代而于書爲盛閻氏若璩毛氏奇齡朱氏鶴齡胡氏渭惠氏棟之所著既已久有其書近時通儒俊彥若王光祿鳴盛江布衣聲通判翼段大令玉裁孫觀察星衍陳編修壽祺徐乙科養源皆從事此經多者數百萬言少亦不減十餘卷伏生以來未有若是之富者也然大都斷斷于今古文

之辨穿穴古籍搜馬鄭之零斷索梅孔之瘢垢衷于古宜若可信考于今或無所用之天寶以還循誦者集賢之本延祐而降服習者西山之傳

功令發題取士則取爲文不越乎此苟能通之旁推曲暢發明旨趣抑亦可以爲讀經之士矣何必考信于晁大夫之口傳孔太守之寫定哉君書善說不矜奇博足使學者觸類引伸疏瀹智府而尤足爲作四子書文之助其能行于世無疑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嘉慶甲子四月朔日長白特通阿撰

古尚書序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側微堯聞舜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土爲汨作水治汨也作興也汨治也九共九篇槀飫
而九共止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矣槀勞也飫賜也

薛季宣

武林徐氏錄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契父帝告原居亳舜始封契于商頌所謂帝立子生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漢孔氏謂自商邱遷亳按契至相土纔三世不應直至湯方遷疑數傳後別有居

商邱者成湯乃因之遷亳也。或曰帝告即帝嚳訛作告耳舊訓攘沃爲耒耨汲汲社遷亳謂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鳩方二臣名。

書註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史記吳起謂桀左河濟右太華北羊腸南伊闕。

北亳都之西湯不從東往。偏從今潼關左右河曲南之陑出

天雨流芳

其不意也戰于鳴條桀西出拒湯故也孔穎達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二臣益言不可遷者也書註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遷夷社丕勝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寶典
誼伯仲伯湯二臣典寶不鎮國常寶藏之祖廟示能守也若
云玩好此正桀所亡湯必不取也孔穎達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奚仲之後或曰即薛朱也左傳云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薛之祖也蔡沈趙岐註

湯既黜夏命、復子亳作湯誥。

咎單作民居

咎單爲湯司空、作民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訓肆命徂后。

咎單爲湯司空、作民居明居民之法也。

孟子謂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不得不立太甲之故。解者皆以卒丙壬只二歲、以明尹不得不立太甲元年上應書。

若太甲繼丙壬、則卽位時、應有仲壬幾。箴何得不告太甲。

二年四年爲丙仲壬卽位目伊訓祇見厥祖告于湯位也。

仲壬既歿何但書。

若太甲繼丙壬、則卽位時、應有仲壬幾。箴何得不告太甲。

兩君成湯後、以尹既沒、年。

甲上篇營于桐宮謂就湯墓居憂也若喪仲壬安得復居湯墓其他布昭聖武下即書今王顧視明命下即書嗣王若果一再傳短祚皆是尹所親歷何無一語及之則太甲嗣湯詞義甚明也肆命徂陳天命告之徂后謂尹述往后告之與伊訓意同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庸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王天與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孔安國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二木合生。

大拱不盈尺。

贊、告也。太戊中宗也伊陟伊

尹之子。糸孔安國

太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咎單臣名原命。

囂原、

原命。

猶罔命畢命也糸孔安國

達說

仲丁太戊子孔安國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孔安國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孔疏謂蒙上居相言蓋圮于相遷于耿也汲

書獨謂圮于耿遷都合上亳囂相爲五遷似與盤庚五邦

之說合彙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湯自商邱遷亳其後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書雖

不傳而序無一怨咨語何獨于盤庚聒聒也或曰耿地沃饒易以致富至亳則土瘠民免水患而巨室無所貪浮言所由起焉泰誓董鼎錢時說高宗夢得說使百官以象求諸野得傅巖作說命三篇孔傳以百工爲營求諸傅巖作說命甫誕以工爲藝事之工與孔異彙辨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一說高宗武丁廟名史記謂武丁崩祖庚立尊其廟爲高宗於肜祭日有雊雉之異與序述之異義與序述之岐錄以備一解吳澄

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咎惡也戡勝也黎國名周人乘其勢而勝之

書大

殷既錯天命微子父師少師相與謀曰今殖不蘇隕喪厥德小民乃攘竊姦宄罔恒于弗克救乃罪多參在上乃淫為虐于下民下民興胥動以譸張為幻相為敵讎方興沸羹小大好草竊姦宄盜攘矯虔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不畏死罔懲其侵敗王室亂敗厥政以容于下故殷遂喪元龜告我乃顛隮若涉大水我罔攸濟乃祥不吉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以喪厥良我興受其敗我其發出狂吾家耗鬼敢行于厥邦我舊云刻子商人有義有利有容我舊有服有位我舊有船有車我舊有田有牛我舊有臣有正我舊有鮮有牧我舊有黍有稷我舊有刍有茨我舊有室有家我舊有妻有子我舊有衣有裘我舊有飲有食我舊有禮有度我舊有慶有賞我舊有刑有罰我舊有居有積我舊有守有為我舊有祭有祀我舊有歌有舞我舊有琴有瑟我舊有管有磬我舊有鼓有笙我舊有干有戈我舊有弓有矢我舊有矛有楯我舊有甲有冑我舊有弓有矢我舊有矛有楯我舊有甲有冑我舊有弓有矢我舊有矛有楯我舊有甲有冑

序言十一年伐殷與史同經言十三年何也觀政為觀兵者謬也然伯夷列于商：篇。

傳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豈武王即位十三年以觀政為觀兵耶。

又理之不可解者已云一月者商政未革周朔未頒即春秋定不書正之義叅林之奇時潮說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序言虎賁三百人按周禮虎賁士八百人當周盛時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賁百人當周衰時有先有三千人與作三千人盖虎賁非兵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上言革車三百兩則兵數明可推虎賁不在此數也叅林之奇

南流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爲正 案傳吳棫說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傳以箕子釋囚武王即封之朝鮮後十三祀來朝乃訪範
焉序云勝殷以箕子歸作範矣其時未封朝鮮也宋世家亦
云箕作洪範武乃封之朝鮮說與書序合 孔穎達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卽南巢伯蓋殷諸侯也武成稱友邦冢君受命于周旅獒稱通道九夷八蠻胡巢伯至是始朝豈地固巖疆獨後服歟
旅陳也陳威德命之所謂旅天子之命是也或謂旅卽西旅與上旅獒同至故合之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篇中祇書殷小腆而序稱三監淮夷明乎造謀者非武庚乃三監也東征爲周公事而序書公相成王言爲成王討叛於

公無與也。書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
周公既得命禾旅
歸禾。王。之。尊周
公。也。嘉。之
尊王。室。也。書序百篇。
篇稱天子即秦。義書解惟此二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
相宅。作召誥。
後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
經書移爾遐逖。後書作大邑。
否則受都去洛。邑四百里。安得舍近之友民。役遠之謹民耶。
周公作無逸。序謂成周成。遷民疑誤。蔡沈引吳氏說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尚父爲師。以太保冢宰。至此序始稱周公爲師。蓋始
以太師監百工。其職仍兼宰者也。王柏
序有召公不悅一語。論者遂謂召疑周。當國未免以爵位之

先後介意公乃作是篇告之史記及葛氏說一說召公諷周公告歸公曉以不得告歸之故未識何據今玩經文乃召欲退老周公反復留之者也蔡沈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成王政立政于此成也孔傳謂成王卽政淮奄再叛鄭謂卽伐管蔡時事按三監淮奄周公討于前淮夷徐戎伯禽征于後其爲重叛明甚且多方云戰要囚之至再至三若克商後僅一叛何至三之有傳說不爲無據泰孔穎達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
奄乃東方之國先時助紂爲亂。
公代之至成王即政復助淮夷爲亂。序所爲書踐奄也。遷之
蒲姑豈以爲實墟。
令屬齊其實營邱邑封在前平。
以地不相遠約之也。班志謂奄君名鄭馬謂齊始奄君名。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
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營伯作賄肅慎之命論語十臣註有榮公馬謂周同姓序之榮伯國語榮夷公皆其後也王會篇肅慎作稷慎史記作息慎古字通也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亹沃丁葬伊尹于亳陪葬山陵所自昉從湯葬也公薨成王葬于畢從文武葬也後世葬周公于畢而序稱亳姑者豈即畢之地名歟書解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洛封豐鎬言故稱東誥曰東土曰東國畢命亦稱東郊則東爲洛邑無疑也。

輔成王仍兼總之至是乃歸。

成王將崩命召公奭復辟告歸爲至此方命君陳豈公留有此命歟。書解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刑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而已。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又云

使歸死于司寇又司寇將至。特東周時諸侯自爲。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子產入陳命之。此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杜洩與聞其實。不與侯國等故。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孔傳云呂侯以穆王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閟宮稱僖公爲魯侯又曰俾侯于魯則魯本侯爵稱公者過也周大國不過百里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七百里蓋百里正封也七百里合山川附庸言也頑民遷之成周餘民俾之康叔惟淮夷未過東故以伯禽宅曲阜周公之深謀也書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以上書目共百篇存者五十八篇逸者四十二篇其有逸篇內竝無其名者今按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蕢宏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

命書篇名猶君陳君牙之以名爲
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
也。毛奇齡

天雨流芳

書經精義卷首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同學諸子參校

總論

書緯云書者舒也。如其意情得展舒也。釋名云。書者庶也。庶幾二年傳稱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知是偏爲上古書特稱尚書尊之也　孔穎達

六經莫古于書。莫備于書易主卜筮。卽洪範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五禮也。經雖始伏羲。有卦未有辭。辭始文王耳。六經

詩主詠歌卽后夔樂教也。周禮設官六卿率屬也。春秋褒貶卽皐陶命德討罪也。五經各主一端書則備紀全體泰蓍
瑄董鼎說

書之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蓋以征歌貢範則爲十篇而備數體者禹謨皋陶謨益稷后夔謨有誓也。說命謨亦言謨。以詰命亦有誥也。湯誥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武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又古史隨文立義不以體拘者也。五子之歌不言訓。胤征不言誥。甘誓湯誓泰誓牧誓不言誓。呂刑甫刑不言訓誥。尚書二十八篇中典謨訓誥誓命之外若君牙冏命取其言允征取其事。

取其時秦誓鼂其悔又與三百篇美刺二百四十年褒貶無以異焉鄭樵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典謨稷契有何可讀不知黃之書武王拜于望雲鳥之紀孔子訪于郯孰謂無書可讀哉王應麟

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恒君臣交儆夏商周則皆臣多訥誨于已然湯放桀自湯誓格君禹皐每戒君于未然商周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之不白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之不白已心伐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

甲不從而放之中外絶無繹騷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攝政流言即起自骨月雖風雷之威何其艱也堯舜禹以天位相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共濟用力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授受此豈細事而帖然盤庚於圮于耿以遷國而民而臣民譁然至勤訓諭而克濟然盤庚猶可也周處頑民乃至入誥之煩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艱大事幸而詰奸無虞視堯舜區處萬邦何其簡也一篇之間再見亂于經而王迹熄霸圖興矣程去華

甲不從而放之。中外絶無繹騷。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攝政。流言即起。自骨月雖風雷之威。何其艱也。堯舜禹以天位相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共濟。用力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授受。此豈細事。而帖然盤庚於圮于耿以遷國。而民而臣。民譁然至。勤訓諭而克濟。然盤庚猶可也。周處頑民。乃至入誥之煩。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艱大事。幸而詰奸無虞。視堯舜區處萬邦。何其簡也。一篇之間。再見亂于經。而王迹熄。霸圖興矣。程去華

天雨流芳

文王風化不見于書而見于
雅頌。七月以補無逸。東山以補
漢諸篇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東遷之後十五國風起而雅
頌亡故文侯之命。始也。王通謂之續春秋之
此矣。王柏
左傳言楚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則周時古書俱在。自孔子讚
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而刪書已斷自唐虞。迨遭秦
火後典籍散亡邱伏生口授與孔壁中書多不可信。何論邱索。
故楊雄但云虞夏之書渾渾噩噩爾周書灝灝爾而不

書經精義　卷一

及嚴顓黃之書則其篇目已久失傳也固已矣。黛泰

書以堯舜二典始猶詩之首周召南焉書以費秦兩誓終猶詩之附商魯頌彙泰

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禹謨可以觀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

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孔鮒

堯舜禹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仲虺稱湯曰建中於民。故書存

者五十八篇一言以蔽之曰中然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

貴乎時中也楊時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張子曰自古帝王之德莫大乎敬敬則允恭堯舜兢業禹祇台湯慄慄危懼文翼翼小心皆言敬也敬則明欽明舜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克明堯舜禹相授一道而已臨民不能無損益堯分劃九州至舜則析爲十二堯分命羲和至夏則合爲一官聖人因時立法非變古也不泥古也

薛瑄

書序為後人偽作。佗吉蓑宏有命以伯禽。康誥存而二篇亡爲。然是則不但書序。按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法者。序列百篇。裁二十八篇。其所散失者多矣。逸文之見諸書者。如民可近也。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愼始而敬終終亦不困。見左傳。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見孟子。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必姑與之見國策。

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大道亶亶。
獨以之。見賈誼書。舜彈五絃之琴。
俗通。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鼗。
刑三百罪莫重焉。見呂氏春秋。母爲襲首將受其咎。見漢
書。大翰若翬雉。雉原有尾而不敢下。見說文。又大傳引酒誥王
曰封。唯曰若圭璧。璧兎引泰誓附上而罔下。
者刑。文選注引周書曰。時歲是爲九星。呂覽引夏書。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引商書五也之廟。可以觀怪。殷本紀引湯
誥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今皆無之。豈漢魏諸
儒僞託。

書經粹言 一

歟抑聖人所刪之餘歟與秦焰所遺壁書所漏歟墨子引不愼厥
德天命焉葆謂出禹總德篇孔子并無其名則所逸又不
文已也孫氏古逸經考

科斗書疏謂粗頭細尾圖頗如水蟲形安國雖從隸定尚號古
文至秦用大篆而古文已亡六體中蟲書秦制六書中鳥書蟲書王莽
制非科斗也今說尚多奇字與經不同知殆落作殂宅嵎夷
作堣嵎毛萇作隅平秩作平鞫平秩東作平鞫塗山作念山弼成作比邶成嵐
三苗作敘音序三苗火作璵火聒作括鈌作鉞心鬽繁廡無作繁無瞑眩
作眄眩糗糧作餱糗教胄子作教育子王于屬婦爲媚婦音妊

身也弗辟爲不辛桓桓爲狟狟費誓爲禁誓之類疑許氏必有所本然不可考矣經說

粵自秦坑之燼薦遭泯棄之燕伏生九十口誦艱深張霸百篇言多淺陋考泰誓漫漶嗟酒誥以俄空魯共王升孔子之堂河內女壞高賜之室伏生本二十八篇益以河內女一篇古今之文蠭起帝王之籍瓜分科斗既譌鼂奏莫辨仲舒三策猶信白魚赤烏之祥劉向五行徒言黃鼠黑蜺之異必待舉宏綱而撮機要用能揚鴻烈而振徽章毋效秦近君說數萬言于堯典當知孟軻氏耳二三策于武成孫氏五經源流記

書經精義卷一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虞書

堯典爲虞史所作。舊在夏書。今移置於此。以冠全經。蓋以堯舜禹三聖相傳。一道故也。典謨皆列虞書者以。舜上。承。堯。所。作。春秋傳引爲夏書。據。所。見。原。不。同。

同學諸子參校

堯典

。

勳曰放勳。勳。廣大無所不至。變曰於。變。神妙莫可形容。朱子記之。辭爾。叅王。樵薛季宣黃鎮成說

不曰四海曰四表無際畔也不曰天地曰上下無限量也錢時

天時至而人事起聖人所以先人時之授天道遠而人道邇聖

人所以絶地天之通陳際泰

四方有定星而星無定居故中星遞考諸分至之昏列宿迭天

中而天形北傾故考中星必在正南之位火東鳥南鼎西虚北

春分之星也至仲夏而秋仲冬四星各以其位遞移來歲之仲

仍復其舊鳥以象言火以形言虚鼎以宿言錯舉以賅其餘也

然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移西日漸移東歲

差所由起焉黍鄭伯熊陳櫟說

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者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也顧臨南居陽位而始之復之一陽生于子分命和仲明陰下就于西成于內卽伯也薛季宣陰交于陽故曰交北爲陰位而陰極卽陽萌故曰朔黃宣猷圖終卽始故曰朔易呂祖謙慮始春夏秋兼言秩冬獨言平秩冬則均平時實有序故曰秩不言致日者春分賓于卯秋分餞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于

書經精義 一

半日入地中無影可測也。萬經
。。。。。。。。。。。。。。。。
卯酉月得陰陽之中故春秋言教。
午月得陰陽之極故冬夏言正。彙纂

欽明文思安安。盡人性也。孚革毳氄。盡物性也。審鳥火虛昴之次定仲夏。
。。。。。。。。。。。。。。。。
之化育也。薛應旂
。。。。。。。。。。。。。。。。
置閏之法總根于六日。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行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
周而過一度。及日麗天而少遲僅一日一周。
。。。。。。。。。。。。。。。。
視天爲不及一度故必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始與天會是于

天雨流芳

常數外復餘六日所謂氣盈是也天十三度有奇故積二十九日半與日一會統計月差半日積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所謂朔虛是也合氣盈朔虛二歲共三十二日常數內餘剩六日所謂朔虛可由置而爲章爲會爲統爲元齊由是推步焉泰蔡沈萬經說

庶績終天人本一貫也錢時

上古治法只是一個順字觀堯典若時若采舜典若工若上下

草木鳥獸可見姚舜牧

堯欽明而恭讓朱啟明而傲虐聖狂之分敬勝怠勝而已王樵

舜典共工書名此不書名仍世官之舊也咨岳亦不書名者又尊大臣之禮也薛季宣

鯀有治水之才無行而之智洪範曰陻以物堵之也祭法曰障以人捍之也胡士行

帝以舉共工罪驩兜以舉鯀罪四岳者公私異情斯黜陟異柄觀經書僉曰于上書岳曰于下可見矣黃宣猷

知鯀之圮族而猶徇四岳之請聖人所以重棄才知舜之烝乂而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神器陳際泰

四岳舉舜。善觀人者也。時瀾。家人離間多由婦人二女同居志不同行睽之所以次家人也。蠱降之意。其以此哉亦必敬必戒之道也。蠱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也。終曰欽舜典。

舜繼堯曰重華。武繼文曰重光。始曰重華終曰元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其闇然而日章者乎。

陳櫟

離卦明兩作。繼照四方之義。

從典曰慎徽制刑
終于欽意故曰協
震豕辭曰震驚百
乎陳樂

堯之試舜甚詳至
四字以補書闕可
柄

堯爲天下得人
無遺憾

文祖謂堯始祖廟
未詳何人大約中
廟制舜
堯廟禹
堯

于帝也說約
里不喪也
舜之弗
迷其即長
子主器之基
遜位絶無
一字告戒之語會論
曰篇二十
曰受呂祖謙
舜以天下爲任
無旁貸故
舜承
舜

廟至私親則別設廟
宗禹之文則虞有無
堯分四仲憑南面以
日月五星謂之七
類帝而下見君受命
天下非一人所能
古者天子不如後世
方不若後世之費故
時巡五載而
民不以爲病

父之嫌夏
舜齊
有僭上之非矣黃
考皇
政取北面以參
斗建
也錢時
于
天
于
君
者天
文
之休
符
陳經
諸侯不能保其
常治于是
乎有封建
乎有巡狩
古者天子不如後世
四岳而
己不
以爲
勞古者省

聖人以巡狩禮諸侯故職分勤而情誼篤聖人以巡狩習天下故耳目遍而精神通陳際泰

禮有典常故三禮損益故五禮同如岱見四山之禮初見四時之禮同如西見四方之禮同。禮曰宗禮不損。禮曰修參說葉時林之章

徐大儀

歸格藝祖孝子不匱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蔡葉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載一巡。巡勤民也。王樵

周世文又不能頻出也。至周復堯十二年一巡之制堯時風古事簡天子不必頻出。

封濬者聖人用之于疆理而後世七十二君之說且籍口于封禪罰贖者聖人用之于學宮而後世三千餘屬之濫觴于宮墨陳際泰

五刑者墨劓刖宮大辟也或謂五刑爲不率五教者設非呂刑肉刑也肉刑始有苗設唐虞有流非格有苗乃爲有苗所格矣流宥五刑重者流輕者贖贖刑亦流也觀四罪止于流放竄殛殛殛與殛死連文則經書殛字特不與亦似殺然記言鯀之生還耳仍非肆諸市朝也黃黎洲

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金贖特以寬鞭扑之刑耳周禮秋官亦

無其文至呂刑始設五罰。而罰失之重且使富者。生。貧。當。其。情。則。坐。非。法。也。當刑而失之輕。眚災肆赦。罪重而情輕也。生。貧。不。原。其。情。長。奸。之。門。自。新。之。路。怙終賊刑。罪輕而情重也。不。原。其。罪。則。絕。人。履祥

共工之庸違象恭。滔天。其方命圮族。啟。有苗之反道敗德。竝見于書。不詳罪狀。放之崇山。其亦以警。比周與欺。時濶

獨驩兜自舉共工。不除四凶。堯之所以爲。君。錢時

前受終文祖。人臣代終之義。告攝。宥。罪。舜之。所。以。爲。君。正。始之。

禮告禪也。

朱氏訥曰近指蘇氏說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帝曰。欽哉。欽哉。惟時亮天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

禹。名。姒氏。夏后氏。

於。嘆辭。

帝。舜也。

慎。謹。

在位。謂在天子之位。

帝曰。欽哉。欽哉。惟時亮天功。

欽。敬。

亮。信。

天功。謂天之所以生物者。

人代天理物。當敬其所以生物之道。

禹曰。於。予何德。不卒。惟帝時克。

予。禹自稱。

何德。謙辭。

不卒。不終。

時。是。

克。能。

舉舜後始有納于百揆之文舜亦祇詢四岳至命禹時乃有使宅百揆之語豈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而非舜禹莫當此任與歟錢時咨而後命讓而後受者鏡命也不咨而命不讓而受者申舊命也孔穎達

不曰予載曰帝載重所託也徐六儀

舜咨四岳宅百揆稱舜曰命禹以下方稱帝曰見堯在時舜未嘗稱帝也朱子

穀之種有百獨以稷爲官稷爲五穀之長也孔穎達

命契次于稷富而後教也命皐陶次于契刑以弼教也泰孔穎達王十朋說

虞以平水土若百工各一官而周同領于司空周以秋二官而虞則兼掌于士或謂帝世變變夷外委州牧內委刑官夏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後征苗之兵禹益贊之不命皐陶疑兵刑亦非合一也

蠻夷猾夏虞以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周以征制之而不足

帝王升降之辨也名山大澤不以封曰予草木鳥獸曰宣猷

黃帝皆屬天子故曰朕虞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

若順也夏后獸魚咸若文王鸛鹿凝休順也卽益之烈而焚周公之驅而遠亦順也居于山澤順也交于中國非順也若非姑息之謂也張氏

聖人之治及于細故而林藪澤與敎養之政並行聖人之官因其能故朱虎熊羆及斯亦能與鳥獸之司相合陳際泰爲二器

知道始可宅百揆知禮始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故命官皆稱名此言咨伯者爵而不名重其望也吳澄

必咨于四岳蔡沈

禮樂二官周兼掌而虞則分司然觀秩宗之命伯夷讓夔則禮

樂之原未嘗不合也 范紫登

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與言實爲表裏夔龍所由竝命歟金履祥

史于舜卽位初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一生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舜得聖賢之臣以共治故終身可逸無爲也 陳櫟

大禹謨

堯之爲君曰大舜之樂善曰大禹之陳謨亦曰大三聖相承故也 陳櫟

于範見禹之淵源于貢見禹之展布于謨見禹之敷陳大禹所由稱歟王天與

堯舜考其行禹皐考其言尊卑殊故典謨名異禹君天下而云謨者舜時未爲君也章如愚

禹謨綱領有三保治在克艱攝位在執中征苗在修德不知克艱正修德而德純何應卽中也折指

重華如日月合明祇承順承天之象此帝王之別也胡士行

惠迪不言福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潘士遴

禹謨言念哉二益稷篇言念哉一皆禹告舜之詞心者治之本也王應麟

洪範五行以生數爲次。故曰水火金木土。萬經次故曰水火金木土。萬經曰水火木金土。禹謨五行以相剋爲洪範不言穀。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共爲民食。故于六府特言之也葛氏

尚書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原而夏道興注謂皆歌禹之功存矣

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舜攝曰受終禹攝曰受命

書經精義
知舜攝位堯已不爲政禹則政令猶自舜出觀下征苗可見也
黃宣獻
禹宅百揆讓稷契皐陶至攝位止讓皐陶豈其時稷契已往歟
抑四方風動其功已成教養與秩宗秩林之奇黃宣獻說
皐乃刑官種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也陳經
百官以無曠爲能師必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故曰刑期
無刑林之奇
辟以止辟齊之以刑也刑期無刑道之以德也陳櫟
罰不及嗣賞延于世嗣親而世疎善善長惡惡短也蔡沈

益戒舜曰。
欲。專欲。難成。
也。舜美皐曰。
濟也。徐自明
俾予從欲以治。
洪水汎濫。不曰災予。
人心易私而難公。
禹疇未衍元龜。
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開必先者也。陳際
懼修省之意也。錢時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負
君也。分北三苗黜其
不叙竄者亦竄服也。
蔡沈
三苗在朝夏建未開正月早書于舜。典皆有
類荊楚之爲。舜竄三苗。
逆命。更立之君。仍
梗化也。三苗
胡士行

蓋不承徂征之命而贊禹焉和衷以濟非越徂也禹不奉班師之詔而振旅焉知難則退非廢命也唐虞君臣皆尚文德故禹謨終于茵格卽舜典終于歸格意也薛季宣

四岳薦舜引瞽瞍禹亦引瞽瞍中古君臣一體無所忌諱也黃宣卿

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茵格亦非因舞干而後至適當其時史臣遂類記焉蔡沈

皐陶謨

皐陶謨以迪德爲主而六要不外知人安民知人安民業以人

天雨流芳

之代天終之安民曰寅恭以天之自民終之又以見敬以作所而深徹于天人合一之大原正皐陶之學極純粹處金履祥曰若稽古堯舜禹而外皐陶與焉觀舜讓禹位禹推皐陶孟子論道統亦曰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王應麟

史官于禹謨上增文命二字皐陶則直著其言蓋禹受舜天下非皐陶可比也

善在人猶在己故禹之謙書而謨不爲諂善在己猶在人故皐之陳謨曰都不爲矜陳樂

唐虞時未有誠字塞即誠也未有仁字惠即仁也真德秀

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爲親者諱也蔡沈

皐陶曰吉哉周公曰吉士召公曰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

蔽之曰吉王應麟

聯事曰百僚治事曰百工陳櫟

皐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皐拜之師師之謂也黃宣獻

舜爲大聖而益以無逸戒禹以傲虐戒皐以逸欲戒人心惟危

聖狂特一間耳眞德秀

典曰五惇服曰五章刑曰五用至禮則曰有庸者禮雖有五其

用各從其類不可以數計也林之奇

典禮言敕我自我。
。。共刑人衆棄非我所得私也。胡士行
命德討罪本之天。天。天亦無私。
焉陳際泰

益稷

二。帝。一德。德故堯舜。典。五臣同。心。故。益。稷。附。謨。王柏

禹曰予何言亦猶臯陶。予未有知也。臯陶之。思。曰贊贊也。贊。蘇軾

除。害。必。先。大。而後。小。故畎澮距川。決川之後。興利。必。先。本。而後。

未故播種列于樅遷之先。萬經
財運而不積謂之化留而不散謂
至虺誥有不殖貨利之言。風有殊
肩好貨貨之名由焉。周禮典藏之官曰泉府亦
壅之義也。服御之用
糞鮮竝奏食貨交資
舜命禹總朕師曰慎必總之以乃粒着穀爲養民之本也。應鏞
着帝王之體慎着帝王之用也。錢時
禹告舜曰安汝止。舜安汝止亦曰慎乃在位。欽
禹告舜曰安汝止。得至善而止也。欽厥止。求至善而

止。王應麟
謹其分曰臣忘其分曰鄰。臣而鄰。嚴不至。苛鄰而臣。和不至。流。
鄭補之
。。。于臣鄰見帝。。世君。。忘勢。。于。作。
。。。虞時作服備十二章。。則天。。數。也。。至周列三辰于旂而服止九章。陳經
以法陽數亦即見。。天與
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諸侯以黜陟爲重故曰明試以功。王十朋

書言萬邦作乂又言萬邦黎獻鄭氏謂統九州可得萬國不知萬盈數也詩曰綏萬邦又曰揉此萬邦傳曰禹合諸侯塗山玉帛萬國豈數果有萬耶　萬經

五服曰彌成言疆理內非人臣所敢專也　蔡沈

鳳擊鳴球是舜除父喪祭宗廟樂馬融

頑嚚如瞽瞍而父烈烈若傲嚚若丹朱而賓亦德讓舜之式化者遠也　萬經

祖考尊故以堂上之樂言鳥獸微故以堂下之樂言非堂上之樂獨格神堂下之樂但舞獸也　孔穎達

稱羣后者。朝廷之官亦稱后。羣后四朝是也。王天與舜之功敘于九。故樂以九爲節。猶禹由陽來和之至也。恭王充耘陳樂以六爲節。亦以見九爲陽數。不曰變而曰成。樂象成若也。陳櫟說樂始作擊柷合之。樂終欛敔止之。此特一奏之起訖。非全樂之始終也。全樂始終則有鐘磬在。所謂金聲玉振是也。鐘與笙應曰笙鐘鐘聲亦然也。恭王樵許謙葉時

八音獨言石者石聲之難諧者也。蔡沈

上言祖考虞賓而後及鳥獸貴賤之序也此言鳥獸而後及庶尹難易之序也王樵

虞樂結典謨之終其成于變之意乎時瀾

康衢之謠堯時國風也隱賢以下無及焉喜起之歌虞時雅詩也鹿鳴以下無及焉陳際泰

帝作歌先股肱倚重于臣也皐陶歌先元首責難于君也王充耘

歌本爲勅天而作君臣喝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真德秀

典以欽始謨以欽終治功一心學也陳櫟

一卷終

書經精義卷二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夏書

禹貢

夫子定書。升禹謨。以見大禹有天下之本。萬經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廣書。刪三。

同學諸子參校

篇中貢賦並行。而獨以貢篇。三農服公田。見于夏小正。吾玉不豫。吾何以助。傳于夏誥。雖夏。五十而貢。夏制也。蔡沈亦行助法也。劉昫

禹貢分州實仿井田之法。八州環拱王畿。即同養公田之義。其區別壤境不以土守之。大小惟壤。民田之多少均之。地力盡雖兗徐豫之千里爲近。而人事脩而田功少。雖荆雍梁揚之數千里爲遠。而不以爲狹。稼政疏而田功多。故以爲長。章如愚

禹貢治水之次。與洪範五行不同何也。曰。洪範五行。相因而遠。而不相襲。禹貢治水。因其地勢而分之。故揚荆次之。豫兗青徐次之。不得不異也。

故終于梁雍而其序又不同。何也。曰。洪範五行。生數體也。禹貢所次五行。成數用也。然禹之善用五行。亦不過因其自然之數。偶合耳。初無成心也。冀爲帝都。治水當先。兗青徐平。疇曰曠衍。沃

濫尤甚卽次之揚荆爲江漢下流又次之豫雖有河洛之浸漸居上游至梁雍地高水患差少乃獨後焉是以輕重緩急分先後也恭洪遵鄭樵黃鎮成說

九州殊域萬國異宜禹功之所以成者不過祇台德先而已王篇中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敎也紀物産不紀人才由乎下之作也楊慎

隨刊既施知某水爲某所瀦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濬澮治山川既奠知何水出何州源流可考何水入何州脈絡可尋萬經

冀州帝都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冀獨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無畔援無外之意也蔡沈

九州次序與職方不同者職方志王化之行故自北而南必從揚遡并禹貢紀治水之次故自下而上必由兗迄雍茅瑞徵

經始之謂載河自積石而下折而南流龍門爲南出之門壺口爲南下之口首治之以殺河勢所以急君難也呂梁孤岐二山在壺口上流皆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也蔡沈萬經說

他州皆先地後績以成功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以用功言也朱子

曰載曰治曰修惟冀爲有事之詞餘皆行所無事者也馬廷鸞曰
河治而後汾治因鯀之功修之也汾水出太原經太岳禹自太
原以導其源至岳陽以導其流使之東入河焉蔡沈
禹貢治小水與治河異大水先下流而後所經如壺口梁岐
是也小水先發源而後所經如太原岳陽是也要旨
治三山以導河是建新功以紹君憂修二地以導汾是因舊績
以幹父蠱萬經
河道開斯汾水可受禹急河之大而汾治鯀急汾之小而河不
治即成敗所由分也然太原曰修尚有舊績可尋焉此外如汾

豈亦罕見矣。

水治而後土平。壅遏之水。

者也。衡漳之地。清漳流乎南河之所浸者也。滹沱濁漳流乎北。

各由其道。則壅懷之地。亦底績。此舉水以見水也。二漳同横入河。

則衡漳之地。亦底績。此舉地以見水也。滹沱濁漳。其西。淇水出其東。

水患既平。土宜可辨。萬經。

土賦辨穀土。以定田賦。

塊曰壤。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質。

墳壤九等。以各州本土言。草木九等。以一州雜土言。賈公彥

土宜既辨。田賦可興。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

賦非盡出于田也萬物榮于黃故雍州土壤極寬爲居上萬物隨乎帝故冀州生齒極盛而賦居先陳傅泰夏貢雖有常數得錯法以通之則貢亦未嘗不通融也朱子恒衛水小而地遠勢可緩治之極平而近河勢難急治故成功俱在田賦之後冀州北方貢道北有遼碣濼濡四水中高不與河通故貢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礪石在其右腋轉屈之間故曰夾石若東西南距河皆以達河爲至矣蔡沈

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蔡沈
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孔穎達
凡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萬
長江萬里吞納百川東匯洞庭而出險就平而下聞決者
輩洛而東已出險就平而下聞決者
之區橫溢勢所不免疏之以殺其勢故大江惟一而河有九
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王樵
平平則無所制而易潰故禹治水當始碣石九河貢先冀州者
河患惟兗爲甚蓋兗當河之曲曲則有所逆而分騰兗當
平平則無所制而易潰故禹治水當始碣石九河貢先冀州者

祖謙說

功成作書尊王都也朱子

河之患在九河疏其下則上易爲力

下無足憂傳寅

雷夏爲濟水所鍾治則濟亦治而

治水不出兩端達于海者使之有所

以爲澤使之有所歸也呂祖謙

河出爲灤濟出爲沮河濟之正流治斯河濟之別流亦治會同

者二水合一也蔡沈

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溼草木亦有浸淫之

圖治則濟亦治而後雷夏始得爲澤。蔡沈
天雨流芳

患水既平則爲沃衍草木均得潤澤之宜故于三州言草木陳經克賦列末等而云貞者言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也克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耕治十三載然後賦同他州不惟等之下亦入之貢蔡沈

河爲濟之所入而漯又河之支流也浮濟浮漯從其便也蔡沈桑欽地理志謂漯水出高唐羅莘謂漯川出貝邱路史所謂厭二渠亦指濟漯言也備考

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蔡沈

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

不當其衝故用力較省林之奇

禹貢田賦等次冀兗而外惟青州梁州田與賦不甚懸絶若揚若荆若豫地濶而人工倍即賦高于田數等不爲寡取焉若徐若雍地狹而人工即賦下于田數等不爲多取焉王樵

凡誌貢物詳其地者惟此地有此貢也不詳也者凡禹貢次貢物以寡爲叙以精粗爲叙以遠邇爲叙萬經

厥絲出萊夷元纖縞出淮夷織貝出島夷序于貢篚之間所以

志來王之意也孫覺

濰淄二水不與河通。獨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濟水出王屋山。西南入河不言達河者。因乎兗也。

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言海則疑于青。言淮海則疑于揚。故舉三邊而徐在其中矣。

爾雅濟東曰徐州。商無青。併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周無幽。併幽于燕也。

蔡沈

淮水出胎簪山東入河。泗水出艾山南入泗。其入河。泗。濫。沂。泗。淮。會泗。沂。以入海也。沂泗其浸沂沐徐之川。莫:徐言之。

成周併徐于青故職方青州云。其川淮泗。

大于淮淮又則泗以下可知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則沐以下可知矣蔡沈

徐州首推泗水沂在上流而入泗淮在下流而受泗二水治則泗亦治矣陳櫟

禹貢治水之道三又之用力最多道次之從又次之萬經

濟出陶邱北東南流爲菏東北流爲沮而同入大野澤則大野爲濟水所聚大野又環乘東原東原爲濟水所經既豬底平皆所以志濟治也東原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蔡沈

徐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貢之以爲建社分封之用蔡沈

貢賦之來遭海而南先浮于淮由淮入泗以達河然自淮入泗惟一路耳泗入河有兩途泗之西流溯乎灘由灘達河一路也泗之上流合乎沛由沛達河又一路也皆逆流而上者也萬經

泗水出陪尾山源有泉四故名泗方輿紀覽

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蔡沈

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水中貫江而于荊已書朝宗故其西下則大江入海胥此而洩恭金履祥萬經說

獨舉彭蠡其東獨舉震澤也既豬者上則爲江爲漢胥此而歸

三江既江東江淞江也震澤太湖也蔡沈
克徐止記草木此言篠簜者東南之
草木者其土兼高原下隰言草木一之
者但以沮洳之土兼足以盡草
木也萬經

北地寒故冀州之服用皮毳地瘠故
地瘠故揚州之服用羽毛。
橘柚待錫而貢者。
地不生珍異之物。陳際泰
揚州貢道必沿江順流而入海自海
逆流以達淮由淮以達洛。
至達泗則與徐州同道矣。萬經

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以達淮此海運之始也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後江淮始通然亦只擁水行舟二水實未通流也吳澄

循行水涯曰沿言沿而上者所以著江海之險也孔穎達

荆州北距荆山南盡衡山衡陽言見其地不止衡山又包其南也禹貢九州以山名者惟此蔡沈

荆州之水江漢爲大江至夏陵北會于漢漢至大别南入于江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經書朝宗雖去海尚遠而趨海之勢已成矣蔡沈萬經說

荆楚之國盛世後服衰世先强不曰
會同曰朝宗亦即示以尊
王之意也黃宣猷
江漢治而江漢之
經濟亦治九江即
今洞庭九水所合故名九
江桑蔡沈
河有九江亦有九然河則一
而疏爲九九江則各源而入大江
故禹貢于九河言過播于九江曰過桑
蔡沈羅泌説
江出爲沱漢出爲潛雲澤地卑水平則
土可見夢澤地高水平故曰可耕桑蔡沈
江北爲雲春秋定
四年傳濟江入于
雲中是也江南爲夢春秋

昭三年傳田于江南之夢是也金履祥

地不滿東南故荆揚皆言塗泥錢時

揚州先簉後包荆先包後簉者以菁茅祀貢列簉前昭其敬也

揚貢渾言惟木多勝名也荆言杶幹栝柏貢止于此也桑吳

澄徐大儀說

洛爲天地之中故神龜出焉九爲陽數之極故大龜出焉陳際泰

龍馬負圖而九州不聞焉書之有神龜獻書而九江乃創納錫之例陳際泰

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陳櫟

不但浮江漢兼及沱潛者或出經流或循支流各從其便也漢與洛不通故必捨舟登岸以達洛而入南河此陸運之始也蔡沈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踰大河蔡沈豫水以洛爲主自洛陽入洛澗水自偃師入洛自新安入洛而後洛水至鞏縣入河四水相會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凡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于雍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又其下流入海處故禹之功自冀而兗以疏濟下流自青而徐以疏河下流又自兗而青以疏濟下流

以疏淮下流。自揚而荆。以疏江漢下流。自荆和豫。以疏伊洛之源。自豫而冀。以濬河漳之源。由冀而兖。以疏濟水之下流。既治而荆。既治而豫。既治而冀。既治而兖。既治而青。既治而徐。既治而揚。既治而梁。既治而雍。以濬河漳之源。自梁而雍。以疏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疏濟水之下流。既治而梁。既治而雍。既治而豫。既治而冀。既治而兖。既治而青。既治而徐。既治而揚。既治而荆。以疏淮下流。自揚而荆。以疏江漢下流。五水之下流。既治而荆。以疏淮下流。自揚而荆。和豫。以疏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河漳之源。由梁而雍。以濬河漳之源。自雍而冀。以疏濟水之下流。既治而冀。既治而兖。既治而青。既治而徐。既治而揚。既治而荆。既治而豫。既治而梁。既治而雍

因之治矣蔡萬經

九州皆言已成之功如既入既豬是也此獨曰導曰被者荷澤本不入孟豬散其水而被之為一時權宜之計故其書法獨變焉錢時

賦高于田者豫冀兗下之中風雨會而陰陽和人事修而天時順也彙解

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為征禹以為貢者周時豫在畿內故征而不貢禹時豫在畿外故貢而不征吳澄

豫州貢道東境直入河西境則浮舟于洛以達河蔡沈

梁州東距華陽西據黑水蔡沈

荆曰衡陽地不盡于其山也梁曰華陽地至華陽而止也河曰黄河水曰黑水又水自然之色沱潛之奇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漢水所出岷嶓地可種藝則江漢之上流治矣蔡沈

江漢别流之在梁州者與荆同名而源别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順其故道則江漢之支流治矣叅蔡

江源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沱在西南漢在山北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徐上彰

禹貢記水皆于其成功處書之如兗州書河徐州書淮荆州書

江漢晨也沱潛雎漳江漢支流其在荆梁各自一派故二州再書既道錢時梁州雖不載江漢然岷嶓之藝即江漢上流也沱潛之道即江漢下流也上志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東南至武陽為沔又東至武陽為漢又東至江夏為夏口又東為沧浪之水又東為漢口又東為大别南為江北為漢蔡沈見諸州之山皆旅告也又旅獨于梁雍言之者梁雍見州内諸山皆旅告也又獨舉蔡蒙荆岐言之者九州經界其終始見州内諸山皆旅告也萬經和水自蠻界經蒙山入岷江夷水自巴郡東入江其地皆因水得名也蔡沈

豐凶雖各州所同而利害淺深則異高田利水下田利旱柔土水旱之災輕剛土水旱之災重中土無大蔑亦無大傷禹貢錯法獨于冀揚豫梁言之者蓋亦舉以見例歟書因

徐貢浮磬梁貢璆鐵銀鏤砮磬豫又貢磬錯樂器惟磬爲重其聲屬角且在清濁之間最難得其和者也林之奇

梁州貢道東北則遡洋于沔其西南來者則必因西傾山所出之桓水至葭萌始浮于潛與沔合故必舍舟陸行南歷岡穴而後接漢川之沔沔與渭又不通則必經褒水叙川而北入于渭入渭則截河而渡以達帝都矣萬經

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汚。吳澄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河在雍州東。謂之西者。

蔡沈

關中屏蔽。得之則彊。失之則弱。歷代皆以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故疆也。王樵

雍州以渭爲主。冀都言也。渭源入河。渭水出岍山。東入渭。汭水出弦蒲藪。東入渭。

出弦蒲藪。東入渭。汭水在涇西北。渭在涇東南。而涇則居中。先會汭後入渭故曰涇屬渭

涇。是涇屬渭也。不以渭立文者。汭在涇東南。而涇則居中先會汭後入渭故曰涇屬渭

汭其實納涇汭涇者。渭也。萬經

漆出同官界。沮出子午嶺。灃出終南山。皆入渭。曰屬曰從曰同、、、、、、均主渭言。蔡沈

荆山漆沮所經。岐山灃出終南山。皆入渭。曰屬曰從曰同、、、、、、均主渭言。蔡沈

渭水所經者也。三苗雍塞之。以正其罪。禹宅之。以治其仁。治水至三危。不以荒

遠棄之。聖人之大也。同其罪。禹祖謙

雍州沃野千里。地稱天府。若禹時風氣未開。觀公劉王陶復陶穴。昔之雍。非後之雍也。王樵

八州之貢。荆揚最多。兗雍最少。皆不出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

正之供者此也。蔡林之奇呂祖謙薛
雍州貢道有二東北境。則自渭至龍門以達河。
自涇自灃自漆沮。皆會于渭。以達河。西南境。則
泰蔡沈
洛入河處爲洛。汭渭入河處爲渭汭。與涇屬渭汭之汭別。吳澄
水土既平。餘功及于末。蔡沈
織皮之戎。不載貢路。故附載于末。
域內也。林之奇
導岍及岐。節導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以濬。濬河濟之經始也。岍岐

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諸山惟王屋爲濟所出餘皆
河所經也逾者禹過河而至龍門山諸山惟王屋爲濟所出餘皆
非便入海也桑蔡沈
水之源未有不出山水之勢
水之源未有不凝于山故禹
先導山而隨山治水必
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
河悍而不戢者專懷平洛諸山制
之也陳際泰
孟子謂禹行所無事然如開峽口闢伊闕龍門即今鑿轅轅破碣石

天雨流芳

豈無事哉。爲所當爲。不憚難而止。仍行所無事者也。

禹貢治水。自冀兗迄梁雍。皆由上以達下。疏導之序也。至導山。導水九條。從西北東南。以及上濬。鑿之序也。黃厎蔡沈祖謙說呂泰羅祕

四條。導水。從西北東南。以濬伊桓。

西傾朱圉鳥鼠。導渭。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以濬伊洛。

始也。西傾桓水所出。朱圉鳥鼠太華渭水所經。

州、山熊耳伊水所出。外方伊水所經。桐柏陪尾淮水所經。皆豫、

州、山導山至此四水均、導嶓冢節導南條江漢北境諸、山以濬漢、水之經、始、也。嶓冢漢水所出。在梁州荆山之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皆在荆州。

禹自嶓冢濬其源荊山以下別其流而漢可入江矣 蔡蔡沈

岷山之陽節導南條江漢南境諸水以濬江水之經始也岷山江水所出在梁州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在荊州衡與岷相連爲北一支故但曰至敷淺原與岷相隔爲南一支故先曰過禹導衡山則江之上流治導敷淺原則江之下流治而江可合漢以入海矣 蔡蔡沈

自導岍至碣石橫亘東西數千里若西傾止于陪尾嶓冢止于大別岷山止于敷淺原豈三山之脈盡于此哉不煩疏鑿即不書于經東南之山爲水礙者少也 錢時

前言弱水既西，不言所至，故導川及之。山水皆發源西北。導川先弱水，即導山先岍岐之例也。泰最西，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首及之。黑水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故次之。河爲四瀆宗。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先河漢發源。江。河漢發源近江。故次于江。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流。亦不經中國。在江北。故次于濟。濟在淮南故次于淮。淮在豫州又視渭在南故居末焉。

豫州爲中。于九州爲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雍州。于一州爲大。故次于渭。渭所經止雍豫州。于一州爲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豫州。又視渭在南故居末焉。

導弱水不言自源入于西海。委不可詰也。不言入于西海。必窮也。上志

南流芳

合黎經流有所歸也下志流沙支流有所泯也　彙參

水能載而弱水獨弱水皆清而黑水獨黑地不滿東南故水皆東流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水之變者也　徐大儀

華陰而上記河之自北而南所謂雍河也大伾而上記河之自南而東所謂豫河也九河之上記河之自東而北所謂兗河也

九河合一同入北海由逆河者九河下流而海上逆也　參蔡沈

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則勢有分而上流速泄海潮逆入泥又易積同之則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　萬經

嶓冢導漾節導南條北境之漢也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入

海于揚其上源名漾出嶓冢山至武都爲漢屬梁州東流至武當爲滄浪漾漾之隨地得名也東至揚州滙爲彭蠡流爲北江與江同歸海矣江屬荆州又東至揚州滙爲彭蠡流爲北江與沈

岷山導江節導南條南境之山皆東向所經也江出梁州岷山別流者爲沱

澧水名九江者則澧之水東陵即巴陵荆州之地也滙即彭蠡

漢固滙澤爲彭蠡會同滙爲澤也中江即北江

天地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江在北南河在北南北二水上應雲漢

天爾流芳

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王導沇水節導北條、北境之濟也。屬兗州。發源于蓋縣。經于豫。而入海于青。見于王屋下之沇水。遂伏矣。再出爲東西二源。合流名濟。入滑行。又伏矣。至四見于河之南溢而爲滎。不復伏矣。入河而辨其流爲濟者。由滎澤。東向經于豫。流。濟清而河濁也。滎澤之汶水。皆濟之所溢。而爲滎者也。

泰蔡沈

以下無不治而豫治自汶歸海則濰淄之間無不治而青治一

濟自沇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兗治自滎至菏則孟豬

濟治而四州蒙利焉萬經

導淮節導北條南境之淮也淮出豫之胎簪山至桐柏始大禹導淮自此始沂入泗會入淮淮合泗沂而入海即徐之淮沂其又也萬經

渭蓋四瀆以西之大川水之始終于雍者也渭出南谷至同穴始大禹導渭自鳥鼠始灃涇漆沮皆入渭東入于河入河則入北海矣灃涇與渭敵故曾漆沮視渭小故曰過萬經

洛蓋四瀆以東之大川水之始終于豫者也洛出冢嶺山至熊耳山始大禹導洛自此始伊瀍澗皆入洛洛入河入河則入北

海矣萬經導水水不出數條江漢先山導河後不永。

者遠在兩略之略外略導沿水言山所山者言自爲。

出順流而下曰浮之也導流經者由沉至他水外來曰爲溢而不多伏流也弱水黑水其源荒山。

達大水受小水曰過也水絕流亂舍舟而陸曰逾因水入兩水勢均曰會天下之水入他流曰合。

九川滌源舉源以見流言不小絕流歸大海曰既陂。

沈胡士行說

從既道等文也。

九澤曰既陂。

舉外以見中結上既禹貢不言東海水勢交廣故于黑水誌之涉故書不一及宅土惟言于兗雍而九山刊旅總之九川滌源二而實則山川澤不各載達河之道而四土方山之趨勢帝也四海既平都故有宅總之旅山惟言于豫既宅惟言于梁雍而有五總之旅山九川三十有六言澤十有九言之別也賦則山川澤總之九州雖各有差之六府孔修非獨水土方之趨勢帝也四海既平都故有宅總之旅山惟言于豫既宅惟言于梁雍而有五總之旅山九川三十有六言澤十有九言之別也賦則山川澤總之九州雖各有差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九州雖各有差之六府孔修非獨水土方之趨勢帝也四海既平都故有宅總之旅山惟言于豫既宅惟言于梁雍而有五總之旅山九川三十有六言澤十有九言之別也賦則山川澤總之九州雖各有差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九州雖各有差之六府孔修非獨水土交正非特壤賦

禹貢不言東海水勢交廣故于黑水誌之涉故書不一及宅土惟言于兗雍而九山刊旅總之九川滌源二而實則山川澤不各載達河之道而四土方山

曰愼者見致謹而無過取又曰成者見一定而無紛更 糸王樵

徐大儀說

錫土以立國錫姓以立宗貢賦定而封建行矣 蔡沈

定田賦以謹取民制禹不輕以天下奉一人錫土姓以廣愛民之仁禹不勞以一人治天下 徐大儀

禹之治水力幾盡矣不知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之意 潘辅

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詩曰維禹甸之傳曰有田一成皆甸法也 王畿獨名甸者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 陳經

服者服其事也。五服莫不服其事于天子。故曰服。
夏五服。先甸後侯甸侯綏要。
也。禹服各五百里。合之則九千里。即畿內。二千也。
謂彌成五千是也。周之則一面已五千里。四方九服。亦
之則一面已五千里。四面則萬里矣。何廣狹懸殊若是窵
疑夏五服除甸爲畿外。餘四各五百里。王畿且不在其中併
爲周別增者也。總之禹之九服。猶在畿外。
服各當周二服。惟藩服五百里。
五百里。合兩面通計。
五百里指一面約計周時每服
道後則阡陌開而涂徑曲。古者
里數或由是不同歟。聖人詳
又尺有長
短。

內而略外中國之地治之以必治甸侯綏是也中國之外治之以不治要荒是也夏與周均不勤遠略者也蔡蔡沈黃鎮成說侯矦也以射侯之禮進退之故曰侯羅泌

王朝卿大夫采邑畿內此以百里采屬侯服者即周禮所謂邦國閒田也王天與

二百里列小國之君服以安內附也三百里列大國之侯所以禦外侮也言男則子賅之甸侯則公與伯賅之矣徐大儀

服去王畿漸遠綏之斯來故曰綏時瀾

綏服居中外之間內三百里撫文教是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

外二百里衞武衛是衞要荒之變以安華夏金履祥
古者兵寓于農豈特綏服有戎備經云奮者見聖人
但云衛者見聖人不廢邊防時變錢
甸服之等五侯九伯各二之治內詳治外略也徐
文教介于五服之中聲教訖于四海之內振擧于此而遠者聞
焉謂之聲軌範焉謂之教即此見法制有盡教
化無窮焉蔡蔡沈陳際泰說
禹錫元圭告成功于帝也水色黑故圭以元夏后氏尚黑即本
此或謂元圭天子寶圭元以象天禹安得用之經云錫者或帝

使之攝禮以告天歟蔡蔡沈錢時說東漸西被皆言所至之界惟朔南祇云暨者亦以見南北聲教之遠也林之奇

自秦而上西北爲重東南爲輕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亦古今天地之大運也應鍾

甘誓

授禪之後一變而傳子禪讓之後一變而爭兵時爲之也陳際泰

篇中奉天之討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而其言簡當夏之所以爲忠與郝敬

一恭字爲甘誓綱領恭行天罰之心即祇承于帝之心心法也
亦家法也陳櫟
禹禪位則征苗啟繼祚則伐扈亦敬承禹道之一證也黃宣獻
禹以禪起而有武啟故其後再傳而遂啟弱陳際泰
周禮鄉大夫每鄉一人六鄉六人六鄉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令而屬之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司馬所謂軍將皆卿是也意夏制亦如此蔡沈
六卿分職司馬帥一兵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考周

禮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百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大司馬大役與慮事而司空實主共事豈其制定于夏時成周從而變色之乎 叅時瀾王天與說

夏以前無改正朔會誓言三正豈子丑寅之建其傳有舊歟 鄭康成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罪稱肅將王誅示不敢專也 孔穎達

古車戰法一車三人左掌射右擊刺御則居中春秋宣十二年傳曰左射以救是車左射也又曰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右

主擊刺也御非其正其即王良所謂詭遇者歟蔡沈祖主陽陽主生陰陰主殺故就禡賞之社甘誓湯誓則曰予則孥戮汝古者用刑父子兄弟不相及權以脅之使不犯也戮辱也○孔穎達林之奇說同○劉敞辱也拳也非罪人以族有苗之罪止于竄三危革命其禍大故啟誓師文辭厲而嚴其禍小故禹誓師之辭舒而寬志在五子之歌五子皆太康弟不稱弟而稱子以其時從母在洛且對皇祖我

祖言也孔穎達

觀舜皐之歌如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如見詩之變風呂祖謙

先王之遊豫民德之敬勝怠者也太康之遊豫民仇之怠勝敬者也徐大儀

好雄舉事必伺有釁而乘之其發太康者所以固天下之心奸雄移鼎必先所立而輔之其肇仲康者所以收天下之望陳際泰

夏商封建之制多不傳太康有弟五人而后羿猖獗如故以無親戚屏翰也後少康封其庶子于會稽以奉禹祀豈監于孤立之失歟顧炎武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地不越二百里皆在冀州云冀方者指其根本之地言也云自唐者自其肇造之始言也泰孔穎達鄒季友說

以萬事之本言之岳制度先同律以五權之重言故王府典則首和鈞鄭伯熊

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因民之仇而距太康者羿也篇中不怨羿不怨太康而曰萬姓仇予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泰陳經林之奇說

太康失位由于不敬歌以奈何不敬始以弗慎厥德終此一篇

之綱領也陳經

允征

天子有征無戰諸侯有伐無征○
強○允○征不諱征○○者○○
羲和黨堯序但責其廢時閔日○
曠職之罪伐之所謂稚公侵蔡先
羿之羽翼歟然羿終仲康世不
敢逞者以兵權收之早也故
六師之命特于啓征之嘉伯不
羲和尸官慢天也允征之王者尊祖
祀忘祖也湯征

閱流芳雨

敬天。即王制制度諸侯必先不敬不孝之義。顧炎武

下所陳曰謨訓大禹皐陶謨伊訓是也。上所垂亦曰謨訓。聖謨洋洋皇祖有訓是也。否則天變曰戒。見災異之來。天所以示敬戒也不曰輔弼修輔盡忠補過又人臣自課于朝夕者也。

叅林之奇時瀾蔡沈

三代以下有諫官。而言路廣匠慶以楹桷諫伶州鳩以鐘聲諫醫和以療疾諫皆立於執藝事遺意也

叅萬經王天與說

政典大司馬法也。允侯掌六師。故舉政典。林之奇

仲康之命得天子討罪之權允侯之征得諸侯敵愾之義在天為罰在君為威其辭直其義明矣蔡沈

天吏二字始見于此渠魁殲之以正其曠職之罪脅從赦之以戢其不臣之心萬世討罪之經也蔡蔡沈王樵說

書經精義卷三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同學諸子參校

商書

契始封商故湯有天下遂稱商商武何以不號紹周自紹其勢然也序有帝嚳沃湯征旅鳴方篇舊云夏書實商書也因經亡無文故附于夏書末云

湯誓

甘誓以君討臣其氣直而壯湯誓以臣伐君其詞正而婉　　却敬

桀在上何以湯誓書王曰或以王為史氏追稱不知湯奉行天罰即不自王天下已王之矣若謂追稱之詞則仲虺作誥大坰湯猶未反國也其曰錫王已惟王曰王懋昭大德亦謂之追稱可乎錢時

有夏多罪無表暴過甚之詞奚奔三軍無感憤激烈之氣曰有夏曰夏王曰夏德罪不名猶凜然有裂冠之懼焉郝敬

仲虺之誥

仲虺實仲之後或曰即萊朱也左傳云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薛之相也 黃蔡沈趙臺卿說

圖 芳流南

禹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禹湯之功至克夏而後成故湯歸自夏之後始稱成湯羅畴老放之名同而義異舜于堯曰放者流竄之也封象亦曰放者不及以政也伊尹太甲中稱放者不知朝政使之密邇祖訓也湯于桀不曰伐而曰放君臣之分不可廢也黄宣獻放伐之事至湯而極至武而光思舊之民于周為頑于商為義

陳際泰

天生下民有情有性仲虺以情言故曰惟天生民有欲成湯以性言故曰維皇于民降衷蔡沈

禹數苗罪曰昏迷虐數桀罪曰昏德聖狂之分惟敬與不敬殊斯智與不智異也錢時

聖經言仁智勇或言智仁勇未有先勇者然成大功定大業貴乎智勇而智之所以能者勇也故先勇後智陳櫟

湯革夏而服纘舊武克殷而政由舊殷因周因者此也蔡沈

聞善言而拜夏之所以王聞德言而忌夏之所以亡錢時

言仁始于虺誥言性始于湯誥言誠始于太甲言學始于說命皆在商書孔子殷人也所學皆家學也王應麟

慶則曰後予怨則曰後予皆所以戴商也夏之亡無一義士焉

殷之興無一頑民焉 陳際泰

孟子謂湯十一征自葛載商頌祇言韋顧昆吾餘不詳焉惟竹書紀年載桀二十一年商伐有洛克之遂征荊二十六年商復滅溫求之聖經闕如也經由初征自商所征定不止一葛豈其事詳載湯征書逸不傳耶抑舉葛見例餘則盡括于兼弱攻昧兩語耶典而質約而賅詰古體或如是也書佚

于湯之正萬邦推出智字于湯受孚兆民推出仁與信字于湯之懋昭大德推出義與禮字一篇之中五常畢備孟子論道統見知所以數伊萊也書佚

老子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故曰好問則裕徐立綱
伊尹作書曰克終厥德王拜手稽首曰圖惟厥終下篇言終始
慎厥與又言慎終于始至歲有一德稱終始惟一商君臣用以
勉勵者皆于慎厥終其始雨語發其端焉古尚書辨

湯誥

湯克夏至亳武來商至豐皆曰誕告萬方夫萬方之民安得悉
至王庭觀武成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萬方諸侯言也錢時
上帝降衷天命之謂性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
修道之謂教也陳櫟

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與人有交相付受之意焉。德天子告萬方則曰予一人。對上帝則曰小子。王天昭告神后不自專以請。神也。事求元聖不自用以資乎人也。萬林之奇

湯稱桀為罪人謂其自絕于天也。武稱紂為獨夫謂其自絕于

伊訓

湯伊君臣之際。書中無一字微詞。篇垂戒太甲至深且密。輔弼後主不忘責難。以心相契也。至伊訓以下五

伊尹名摯不名尹以其正天下故也。尹為號以其平天下故以。

衡為官書辨

商人尚鬼取祭祀一周故以年為祀孔子周人故序稱元年史官商人故書稱元祀叅徐文儀黃宣獻說

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經書元祀紀改元也書十二月改年不改月也蔡沈

祠于先王不曰太甲伊尹者喪王年不祭故也董鼎

孟子引造攻自牧宮伐桀始事也經言造攻自鳴條敗桀終事也終事亦云造者成終乃所以成始也書辨

神武者不殺者也禹之格苗有之聖武者殺以止殺者也湯之

布昭有之　陳際泰

不曰今王嗣厥位而曰今王嗣厥德有德有德斯有位嗣位即當嗣德也胡士行

五子之歌用述禹戒

胤甲亂夏厥後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抑戒等篇書也而通于詩矣　王應麟

胤征

制官刑則具訓嘗酒則詰敎小子謹始之義也　王應麟

皐陶謨歌五子述戒為一篇

禹貢

謂具詩之體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

無逸

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抑戒等篇書也而通于詩矣　王應麟

太甲

伊訓防于未有過之先故其詞嚴太甲作于有過及悔過之時故其詞温厲蔡半陳經

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兼弼之任猶召公之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伊尹阿衡一人也而變文稱之豈尹在湯時未正三公故耶觀君奭在昔成湯書伊尹至太甲則書保衡亦明證矣蔡薛季宣顧炎武說

湯顧天命天監湯德天人之間心相與若目相接焉真德秀

丕顯者湯也文王接其統待旦者湯也周公繼其傳陳際泰

不曰王不克變而曰王未克變見太甲本有可變之機亦尹所望于君者厚也表仁

南巢言放不言伐者所以維君臣之統于萬年桐宮言營不言放者所以存君臣之義于異世徂桐曰居憂樂則心放憂則心收也

太甲于伊尹則拜手稽首尊師重傅先後同揆者也

太甲曰孽由自作紂曰有命在天殷之存亡係焉錢時

伊訓言立愛立敬立者始事也太甲篇言思孝思恭思者終事也伊訓作于太甲嗣位之初意在謹始故曰嗣德罔不初太甲作

于嗣王允德之後意在圖終故曰終始慎厥與董鼎前言惟明后此言明后蓋明所已明而進乎前矣

咸有一德

善則稱君禮也今臣僭于君何也尹為聖臣而後臣齊聖之湯與尹躬先臣之任湯學焉則尹躬賢臣先于君曰咸有一德則至尹豈有形迹之嫌哉

太甲言顧諟明命繼之以惟尹躬君臣無間之至也陳雅言咸有一德篇言受天明命先德惟一純一之一也協于克一統一之一也終始惟一專

一也王天與

盤銘之義仲虺發之德日新顧終惟始是也盤銘之蘊伊尹傳之時日新終始惟一是也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即日新也而欽崇天道必由之以維其始無自滿慎厥終知湯之銘有自遠矣王樵

太甲篇曰王昧爽丕顯亦日新也而率祖攸行必戒之以克厥初無豫怠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遠矣王樵

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治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董鼎

盤庚

殷未立諱法故始則以所生日為號。後即以君名篇。孔頴達
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詞後或稱殷或稱商或稱殷商頌曰商邑
翼翼殷土芒芒單稱之也雅曰殷商之旅洛汝殷商兼稱之也
冀方失而夏祀替。豳鎬失而周嫩徙東天子而棄故都未有能國
者也獨殷之遷圮于河非伺于敵勢不同也顧炎武
古者遷國必卜繇經契龜有聲考卜與楚邱卜吉皆是周禮大
師大遷則貞龜掌之太卜蓋卜稽莫重于遷也林之奇
孔傳以亳囂相耿合盤庚遷殷為五邦然經言先王明是追述
往蹟與今遷殷無涉且上篇猶未遷時作益不得逆數為五至

馬鄭均以商邑亳囂相耿為五邦無論前八遷以湯始一事未便兩屬即因遷亳兼數商邱于文亦屬牽涉若舍商邱專數徙亳連序僅得四遷于是有引史記遷邢之文謂邢音耿是耿即邢也惟竹書載祖乙二年自耿遷庇耿遷庇即邢遷也甲遷相祖乙遷邿祖乙遷邿即五遷為是彙眾論以湯終後五遷不承先王之烈即天斷命紹復先王之業即天永命法祖敬天顯受其害者民也故曰胥顧于箴言陰貪其利者臣也故曰胥

動以浮言曰指
毒曰自生禍曰自災即簒不可遏之意也陳櫟
大家為方燎之火可撲滅之所以念神后之勞王室為將顛之
木卒由蘖之所以懷高祖之德隮際泰
司勳謂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即經從享之義詩長發
為殷大禘篇末則追及阿衡其明徵也孔穎達
曰神后曰高后曰先后惟以在家之靈曰乃祖乃父斷棄汝曰
迪高后崇降弗祥惟以在家之靈謂殷人尚鬼則然不知三代
以前淳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饗帝為仁以奉先為孝故幽明

同。撲人鬼一。道。曉以鬼神。則懼。惕以災祥。則恐。導民之忠。其以。是歟。

行郝敬說

篇中兩言今予將試。汝遷。定厥邦。舉政體。也。永建乃家。恤。私情也。錢時。任政必自盡。井始任地。邑郊甸而田法壞。閭族黨而比法壞。然。齊。禹。都。冀惟飢。荒。在河南豫州地最平廣。兩卒旅而軍法壞。然。齊。禹。都。冀。惟飢。荒。在河南豫州地最平廣。并法易行。盤庚遷亳首以奠居正位者此也。前曰無戲怠。末曰

亳都負山故曰適山東成皐南環轅西降谷北嶽鄙一說西太行北衡漳東南跨河恭鄭康成朱子說

通篇稱天者五以立其倫稱卜者三以示其功稱心者十以點其私稱先王者八而遠證之稱先后者三以近驗之稱生生者三以利導之廣譬曲喻者八以理喻之于包容處見其度量之大于委曲訓誥處見其恩意之周于規畫纖悉處見其措置之善恭董鼎王天與說

說命

唐虞命官皆面命者也少儀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尚書以命名

篇。自傅說妙王繇。高宗夢說其事甚創而其理甚平。思道曰恭誠則通也。高宗夢非高宗素知說亦非說能入夢也。若格意私孚則明也。精神所結而為夢。託為夢以攝臣民之心。實賢聞知說稔矣。商俗尚鬼。高宗但憑一夢授之。不疑。雖立賢無方。亦由恭默。其失也偽。

程子

中之心純不二。立相不言。王者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師貴自得。故置諸左右。則稱王焉。徐大儀

曰左右則無閒于地矣曰朝夕則無閒于時矣王樵
篇中禮樂刑政一語未及而高宗但命說以納誨傳說但復王以從諫拒諫則亡從諫則興恒理也亦首務也陳經
高宗曰欽予時命儻曰旣躬哲命君臣之間一敬相成者也兩儀照臨猶二伯之率諸侯北斗繞極猶卿士之衛天子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為國監司列宿布于四方猶王官為天子守土曰建曰設曰樹曰承皆尊臨臨而董有統以下奉上而職有分君贊天臣贊君凡以治民焉耳糸孔穎達王樵申時行說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孔子以為憊則傳說言甲胄干戈必有

所指矣惜其他不可考也錢時說命中篇論政而及攸居治統。說乎。學也。下篇論學而及監憲學。說乎。治也。黍真德秀萬言。

君體剛而用柔。故能剛而用剛。故非道柔于。遜。言。在。于。遜。志。即謙之卑以自牧也。王應麟四海仰德不曰教而用風者感之。因。良。不拯其隨也。臣體柔最捷者也。黃宣獻

高宗肜日。

爾雅云商謂之肜。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肜與繹事同而名異耳絲衣繹賓尸。曰。

有曰鼎鼎及鼐則繹祭必陳鼎雉所以得升耳而鳴也林之奇同此心也而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恭默思道心之公也故帝賚以良弼祈天永命心之私也故雉雊于廟鼎然庸君與天隔絶故災異之應常速賢君與天貫通故災異之應常遠

王柏呂祖謙說

五常獨言義者孔氏通鬼神必言民義是也言天壽者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人所貪與忌也言民不言君者不敢直斥也泰誓繼有孔顏避蔡沈說

書為雉作而不及雉本為王訓而不及王者高宗聰明不待直

言也夫子修春秋書災異而不舉其事語不及神怪與此皆同旨

祭祀亦為民也若以降年永不永貳其心必忘乎天人一貫之

旨傳說曰黷祖已曰昵爾典即非義也王柏

西伯戡黎

尚書大傳作西伯戡耆其後洛之伊陽有伊水焉之母家也後皆

伊徙耆爰虢伊耆衛隔唐殷商然一曰阢音祁黎也史記亦言文

王伐阢又曰黎子姓國今作飂黎其地與紂都接後屬衛故黎

侯寓衛羅泌

西伯文王昌也或謂商都朝歌黎在朝歌西實畿內地文王事

殷不應稱兵戢內。且祖伊言甚危迫。疑在周師渡河後。時不應言殷之即亡。伯發伐黎在紂四十四年。均與注疏異。蔡傳兩存其說。今從前編。劉伐葛為武王十一年事。竹書載西伯發伐黎在紂四十四年。均與注疏異。蔡傳兩存其說。今從前編。劉伐葛為十一征之漸。所以警殷。陳際泰以黎為滅五十國之漸。所以警殷。

以。關中。定天下者。

祖伊奔告。意必及語及文王。知周之興原不利于殷。今入以告后出以語人無心于此。可見。蘇軾西伯戡黎。取河東。祖伊之恐蓋以此。顧炎武

天雨流芳

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
世家多賢也豈但
云自絕者天無心。賢聖之
曰。命靡常天命。君六七
商。亦。作哉。王柏
凡事積而成者皆
曰功。紂。猶。享。甲。命。無。心。周。
即惟府辜功之
者。在。天。
夫子刪書不敘文
以。攜。枯。拉。朽之勢
當。紂。事。殷之事。僅存戡黎微子二篇。
商。紂。處。堂。巢幕之時。可。取。不。
之忠。也。郝敬
微子

天雨流芳

云	自	絕	者	天	無	心	而	作	哉
王	柏	曰	命	靡	常	天	命	玄	商
紂	猶	有	命	無	心	而	亦	無	心
也	王	天	與	猶	人	既	歸	聖	人
功	指	乃	功	者	即	惟	府	辜	功
謂	也	董	鼎						
正	見	文	王						
正	其	服	事						

商周師保必擇其親而賢者為之畢公為周太師畢命稱為父師此以父師稱箕子蓋三公也以少師稱比干蓋三孤也林之奇其者未定之辭或者弗斷之語結不能治正四方決然無疑矣曰其曰或者微子審之切不敢斷為已定也時瀾微子述殷之敗德而引咎于我箕子答殷之降荒而歸咎于天皆其仁處蔡沈

武王數紂以殷敗于女微乎痛紂以殷敗于酒陳際泰

唐虞之盛也曰百僚師師以善相與也殷商之亡也曰卿士師師同惡相濟也呂祖謙

葛伯食祭祀之牛羊而殷亡。
篇中歷叙殷紂將亡。各謀自處。絶無一語為紂謀。
私哉。知其無如何。而商靖獻之策。三仁不得已之苦衷也。
微子一篇。不聞主意。而獨稱二語。與箕子比干同心也。孔頴達若謂志在必死。時錢
則。迂矣。鄭康成周易明夷視微比難處也。朱子若謂。
功在傳道。則淺矣。金履祥若謂抱器歸周。則謬。
也。金履祥若謂抱器歸周。則謬。蔡沈
殷之亡天下在紂之不自焚武未必不如湯之放桀者待紂紂之焚也。
不自焚而其國之亡也在武庚之不靖。使紂

使武庚不畔則存殷固不止十餘年觀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猶存商名至作大誥書序始有踰殷之語始則其迹可疑故伯夷之諫乐言易暴久則其心乃白故箕子之歌祇怨狡童顧炎武

君子去留國之存亡鳥故夏書終于汝鳩商書終于微子王應麟

書經精義卷四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周書

太王遷岐周原膴膴。

泰誓

商書有湯誓。周書有泰誓。

湯誓者。湯大也。以其大會孟津

號國曰周盍取諸此。朱子

同學諸子參校

也。林之奇

湯武皆以兵革命然。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

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焉。吳澄

書序言十有一年伐殷經言十三年何也觀政于商在十一年克商實在十三年也先儒謂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歲特因武成有九年大統未集一語不知此是指為西伯九年耳夫古者人君即位則元年文王即位改元至質成不應又改元武得天下事大于質成不應言先君之元年而不改元知此為武即位十三年孟津未嘗受命改元也（叅林之奇辭李宮歐陽修說）

曰十三年者見武王守臣節之處曰大會者見武王得人心之順徐大儀

兵凶器戰危事故啟誓六事之人曰嗟湯誓萬方有衆曰嗟武

對友邦家君曰嗟皆臨事而懼意時濶
作民父母武王以之終皇極馬廷鸞
予則孥戮汝湯權以賞延于世箕子以
舜厚以待之而已而紂則罪人以世馬蘇轍
將天之威曰文考底天之罰曰文考稱考不稱王紂未誅文未
加王也朱子

上篇先友邦後庶士庶明勵翼之分也中下篇首及西土者
仁人即亂臣也稱其才則曰亂臣稱其德則曰仁人張栻

湯伐桀稱慙德武伐紂稱有光何也湯創之武因之前日之慙今日之光也錢時

曰同心同德信之有素也曰一德一心勉之無已也董鼎

棫樸詩美文王官人興曰六師及之泰誓言武王會孟津曰大巡六師皆以出師時合諸侯之師言之非文武先備六師之制也觀牧誓但稱司徒司馬司空可見林之奇

天之明命湯顧之天之顯道武繼之彙解

牧誓數紂之惡以用婦言始泰誓數紂之惡以悅婦人終所以著女戎之烈也董鼎

于湯有光見大義在萬古惟文無罪見世德在一家王樵

牧誓

牧誓一書其聲罪也直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氣象閒也郝敬

湯用元牡見無急于革夏之心武秉白旄見無急于取商之志陳際泰

杖鉞秉旄自臨戰陳武卒同勞苦也呂祖謙

詩曰清明書曰昧爽均有振始之義焉陳經

近即小以見大也時瀾

陰陽各正家之肥也陰陽反常家之索也書佚

夏商誓師皆有孥戮之語獨牧誓無之文王罪人不孥亦家法也黃度

武成

古人出師前期必先整軍經武一月壬辰下不書兵事意武王整齊有素不待臨時訓練所謂預出而人不知也時瀾

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伐紂曰既獲仁人雖曰名世翊運亦見以德不以力也葉夢得

支干數窮于癸亥而貫盈合焉以告殷數之終天地造端于甲子而維新應焉以兆周命之始陳際泰

湯之興以牧宮紂之亡以牧野成與敗由人不由地也陳際泰

禮記大傳先柴望後宗廟尊卑之序也周書武成先周廟而後柴望告功自近始也羅喻義

多士于亡國之後遷商王士武成于新朝之主稱大邑周武周

以天下為公不沒其名也顧臨

列爵分土武成與孟子合獨周禮大司徒自五百里以迄百里

均以五等之爵遞加何也夫列爵所以稱德分土所以等功德

異而功同。故公侯伯子男有五百里。至百里之殊。五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異而所屈。故公侯卑者嫌于過。封尊者不嫌太多。而無所屈。故公侯尊者嫌於過甚。而無所屈。故公侯卑者不嫌太少。而所屈。故公侯尊者嫌于至於庸。削。故。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庸。男之地。必。下。而。從。侯。卑者嫌于過。封。尊者不嫌太多。而。異于。侯。伯。子。男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伯。子。男之地。必。百里。而。異于。子。男之地。必。五十里。地同而附庸異。故公侯伯子男均百里。子男均五十里。

洪範

洪大也。範如金之有範也。其綱九。其目五十。天之道。包舉無遺。故曰洪範。吳澄

稱祀者存商之舊制稱訪者見武之虛心終篇稱武曰汝自稱曰我明箕之不屈也陳經

箕不臣周所以存萬世君臣之義箕必陳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法陳櫟

武王箕子問答皆書乃言者易曰尚非其人道不虛行武王得箕子乃言不失言箕子得武王乃言不失言也錢時

鯀之汨陳五行九疇不畀固也至錫九疇但云禹乃嗣興不言其所以異于汨陳者何在蓋鯀作為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攸叙呂祖謙

威侮五行。于禹也。書曩九。曰。疇者猶九。井之。也。帝乃錫者猶予。一中林之奇說

洪範一禹謨秘貞。備攸叙惠迪吉也。彝倫攸斁。用五福戒之用休也。威用六極。九疇之序。順言之則皇極統故皇極不言數。衆數之所由貶也。以五

詩。其東也。豈眞有東帝。不畀者猶云天奪。其魄。有彊鬼也。有洛龜負書以獻哉。恭胡

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衆用之所自出。

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即大衍相乘之法。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即大變。動靜之分。朱子之。或失。驗之。後。福雖降自天。實皇者。總而致之。故曰總。而避之。故曰總。民中。

皇極居九疇之中。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達其用。至廣至大而無一物。非皇極為之。或遺。

五行之在天下。聲色臭味。皆風。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造化之初。一濕。始。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人生之。始。一精一氣而為貌言。精盛氣盛而為視與聽。蓋精濕而氣燥。

南流芳

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也。精偏于陰。氣偏于陽。惟思。
氣陽中而為身之主宰。故以配五行五事。
象故貌言視聽。由此叙焉。操存要於一心。故貌言視聽必終以思。閑存徵于有取也。
八政以農為用。勤于本業也。食貨資也。
為家宰之職。祀賓為春官之職。師為夏官之職。加以司寇即周禮六典所由昭焉。然食次貨者。農末相資。
司寇。周禮六典所由昭焉。然食次貨者。農末相資。
乃民生之緩急。故柔遠安邦列刑官之後。義各有取也。
于後何也。王制乃建國之規模。故禮樂征伐居庶政之先。八政治

內者六而司寇居後治外者二。
也。叅胡一中胡士行王樵說
太極為萬物根本其理在天故
準其理在人故九疇之中敘非有所聚也
隨之錫非有所與也民皆極建于上福自
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
皆有悔以外卦為悔
君子卜筮問凶不問吉故曰衍忒徐大儀
殷人尚鬼而筭子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未嘗專言鬼也

故稽疑曰明用胡休徵言歲月日者胡日月歲者見其攸關于歲善必積而後成也胡言日月不言歲者所以域歲功也言日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也胡一中四代皆尚齒故五福以壽為先不言貴者貴未必為福起于弱故六極以弱居末言賤者賤未必為極也總之德者萬惡福之本次以考終命者見其沒吾寧也惡者極之根次以弱者見其強為善也叅王充耘胡一中錢時說

旅䷷

旅䷷篇不曰召公曰太保太甲篇不曰伊尹曰阿衡具見師保責任之重林之奇

異姓須以方物盡黃宣之職教天下以忠也同姓分以寶王使之篤水木之思教天下以孝也紂魯有繁弱晉不密鼓何嘗不分伯叔以方物又互文見義者也泰申時行金履祥說

因玩物而推及玩人所以清其源也因寶物而推及寶賢所以易其好也金履祥

小駟乘而晉師敗非土性也白狼入而荒服叛好珍奇也楚不

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是以強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是以畏雖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不驗所謂前知者也王天與

金縢

讀金縢者但當求周公仁孝忠信之忱而不必奇其事武王之瘳不必盡緣周公之禱風雷之變亦不必盡關金縢之書精誠之至適與事會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郝敬

孔子之不禱斷以理也周公之禱通以情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陳經

禱不于廟而于壇者支子不祭也董鼎

泰誓牧誓均不諱發且廟中不諱禮有明文茲云元孫某者或謂成王讀冊子不可名父也或謂史乃作冊臣不可名君也泰陳櫟林之奇說

古君臣父子間豈顧忌周公祈金縢呼三王而爾之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天保為臣下之詩而曰定爾閟宮為頌君之詩而曰皇爾皇曰上帝臨汝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汝指厲王也至于告神之詞武成曰惟爾有神詩曰既昭假爾禮曰假爾泰龜皆與神相親之意也洪适

病而請禱豈鬼能療乎死而求復豈魂能返乎公之請代亦出

于忠愛至情洋溢不知命之謂也。林敬對太王王季言則稱元孫。對文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所謂責于天者此也。必告三王者。武王之忠愛且親之也。蔡林之周公之才之美決無驕吝。能非自誇以貶武王。請代之誠謙與矜均不能。蔣悌生前言書者即春秋所謂、是也。蔡林之奇辨肇明說是也。後言體者即周禮所謂君占體是、三叔興殷忠而愚者也。武庚叛周。孝而閻者也。陳際泰

芳流南天

居東二年孔傳即指東征今讀詩先而征東後矣未河混也王罪人稱斯得者以未而後之語王也誚公書未敢者迷而欲悟之機也呂祖謙

成王疑公禾為之合穆卜偃成王禾而三致迎公意焉即此見公之精誠與天通孚而禾為之起至後王與公心德相也陳經

大誥

讀泰誓畢等篇知周取殷之易讀大誥等篇知周安殷之難陳經

金縢言管叔而不言武庚所以著其罪大誥言武庚而不言管叔所以諱其親蔡沈管叔之惡與象等而象則封之管則誅之何也象止亂家叔至亂國東征非聖人已也金履祥

政雖攝自周公命仍出自王主經書王若曰三字于篇首見公無貳宸而朝之事也

寧王大事皆定于卜伐商卜殷協朕卜是也遷鎬則卜考卜惟王是也請命則卜為王穆卜是也至殷蠢未動實龜先告則又至誠前知者也萬經

四海永清故武成稱周曰大邑百里興起故大誥稱周曰小邦書

微子之命

洪範稱祀不稱年微子命書微不言宋存其舊也或謂啟于周為賓故不書顧炎武林之奇說

微子之命篇次大誥當在成王誅武庚後樂記謂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是舉從置之辭非微子就封在此時也蔡沈陳櫟說

稱元子而不名客禮也燕賓曰稽古先代之後稱賓不自周始也蔡孔頴達薛季宣說

禮于二王後典制得用舊物孔子輯頌祇五篇并云宋不足徵

皆後人不修禮物故也然杞即于夷而宋入春秋為望國微子之命其傳尚有舊歟呂祖謙黃宣獻說

牧誓泰誓數紂之惡敢誥與周友邦及從征之士言之也酒誥言紂之失無隱兄弟閭巷相與言也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紂遺民言也至命微子則得言湯之聖微之賢無一語及紂與武庚雖立言有體亦見周德之厚也王棨

商人先罰而後賞其道尚微今觀仲虺之誥曰克寬微子之命曰以寬豈尚嚴哉呂祖謙

王者之後得用郊天之禮故稱其上帝時歆王室之蕃當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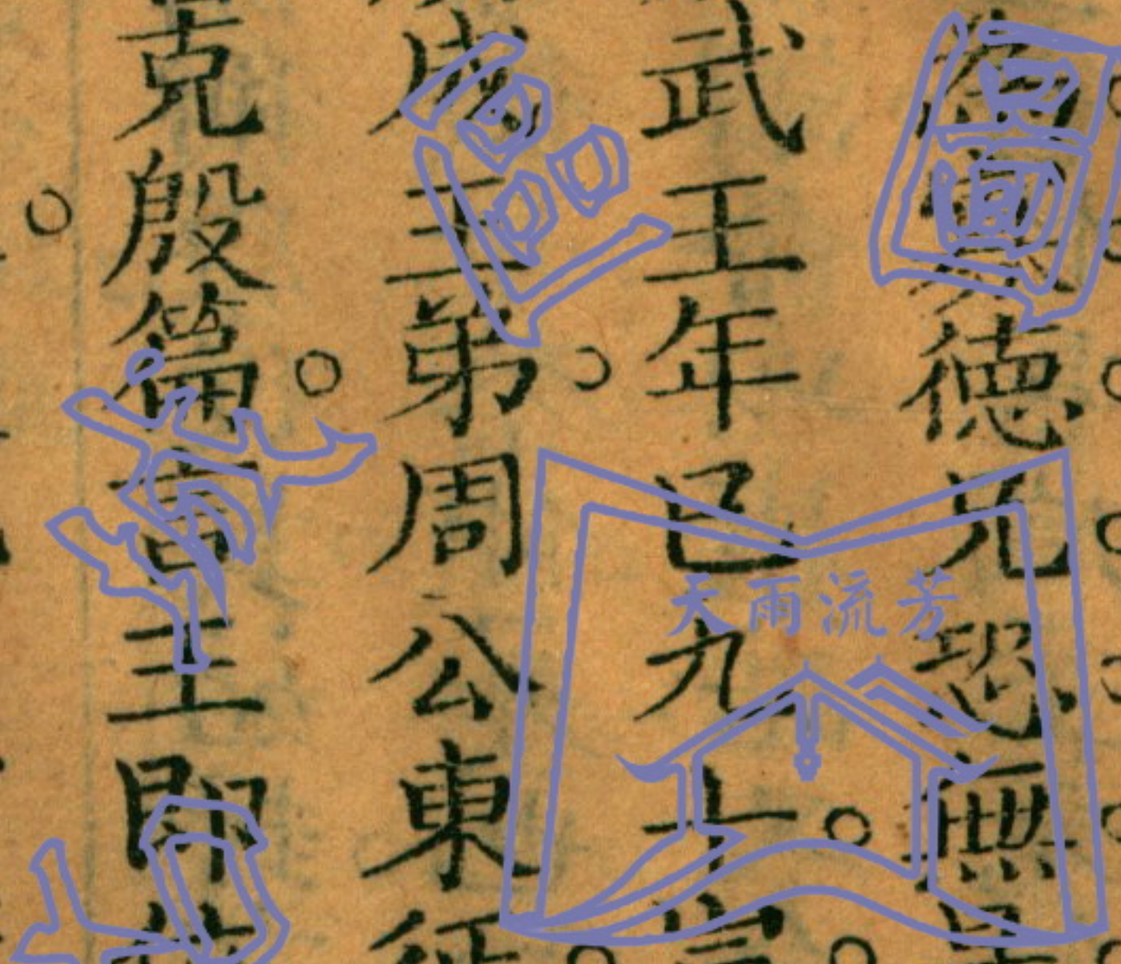
公之職故戒以典章率由林之奇

康誥

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德其始封言也叔封衛不曰命而曰誥豈封諸侯始封則有誥在前誥在後歟傳謂命以康誥又合命與誥為一林之奇

序以召篇為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余于衛傳祝佗言成王選建明德封叔殷墟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歷

考諸書竝以康叔封自成王。且稱文王為顯考。兄即指武王。人聚語乃以武王。得封然大封同姓。武王年已九十。兄大耋而同母弟。王時幼不。康叔文王子。叔虞成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唐豈封康叔轉在。禮召公贊采尚父牽牲。史記亦言康叔封布茲。非幼明甚序與傳特以篇首四十八字。遂謂成王所誥。其實武。



命之。又自謂公代王誥叔。王若曰。命。之。推恩。以。弟稱之。語。亦。不。類。且家。故稱弟寡。德。兄。恐。是。理。或謂叔在武。王。弟。尚。幼。耶。

王書無疑篇次當在金縢前也蔡沈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盖遷殷之頑民復命康叔訓導之遷洛者告以多士多方不遷洛者命以蔡沈

康誥酒誥篇首四八字非洛誥脫簡也時瀾

侯甸男采衛皆邦獨于畏君五服畏居其中則五服

孟侯尊之也小子親之爾非康受封時尚幼也吳棫

酒誥言文王誥教明德則書穆考即詩穆穆文王之意康誥言文王

文考近。故曰祇遹殷哲王遠。故曰別求。

王天與

虞書曰。欽恤惟刑。康誥曰。敬明乃罰。皆周克商。蘇公定四年。傳康誥為周公所作。周公念生以溫為司寇。故言刑罰皆慎之義也。辭季宣為司寇。蘇公又定為司寇。則繼蘇者叔也。篇中曰外事。即王朝司寇之職也。然非封衛時也。胡士行曰。服念者見其哀矜之仁。曰丕蔽者見其明斷之義。申時行

呂祖謙

酒誥

以酒薦馨。即天降威。陳經以酒致禍。即天降威。陳大猷聖人以志持氣故酒之流而。令衆人以欲敗度故酒之流而。生禍。陳際泰

誥庶邦之詞嚴。故曰誥教。誥庶士之詞寬。故曰誥。誥小子之詞寬。故曰誥。蔡沈

治商之故地。而即用。殷彝則人安其不刻。以商舊法治商民。人情。由安。周新法革商民殷亂。所由。發。其無私罰殷之有罪。而即用。

王者愛用物則國富。小民愛土物則俗醇。陳際泰

善事天者不以腥聞以馨聞善觀古者不于水監于民監。陳際泰

侯國三卿。司徒居先。司馬次之。酒誥獨先圻父者豈治殷以政

爲急耶。林之奇

溺酒則凶故曰酗。制酒以禁故曰剛。胡士行

梓材

魯封六族。衛封七族。唐封九宗。晉封五宗。皆以大家巨室。係人心而

維國勢。即公劉詩云君之宗之。周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也。應麟

康誥酒誥言刑殺。至梓材惟以寬宥立訓。刑期無刑之心也。陳櫟

康誥曰敬忌用刑之本也梓材曰敬勞恤刑之原也書

召誥

鎬爲天地形勝之區據上游而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故曰宗周明萬國所宗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而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故曰成周周明王受天地之成也陳經

召公營洛之始意在基命越七日而位成周公畢洛之終事以定命越十日而作周規模其敏如此林之奇

社曰新邑而郊不言者郊在國外社在國中也告天地不告廟者觀洛誥太室之祼十二月始烝蓋其時宗廟未成且在豐已

告故也。陳經

舉侯甸男不及采衛。不以遠役累作。于周治爲大同。陳際泰

三苗丕叙。于虞治爲大同。際泰

多哲王在天。不能保。徐大儀

傳子自禹始。故有夏革命。自湯始。故有殷。革命之哀。際泰

迪格保。徐大儀

迪從子孫。永敬一婦子籲天。遂足動上帝。際泰

稽古曰。我神與古會。心與天通也。徐大儀

天之監臨。常在目。故顧諟明命。曰顧畏。

民嘗王應麟

周公書爵不書名。惟金縢秉圭稱旦。父前子名也。召誥作邑稱旦曰君前臣名也。董鼎

御事之先。徐大儀

召誥以化殷爲主。故言王在王讎民之後。言殷御事在周

伊尹告太甲于元祀曰。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于豳辟。曰嗣若功。王乃初服。謹始之義也。融堂書觧

自貽哲命。命在天也。陳櫟

天無心。以民爲心。故受天永命。商。命在旨。祈。實不祈。文。故惟恭奉幣。曰能。徐大儀

洛誥

鎬得洛爲夾輔實四方知會之極洛無鎬爲屏藩乃四面受敵之地夫子登秦誓于周書降王風爲列國見東遷之失在後人非周召營洛之過也 陳經

周公于成王呼冲子呼孺子者見一家親愛之意曰明辟曰新辟者見老臣期望之心 錢時

洛稱師者民惟邦本得衆則得國也 吳澄

卜宅乃太保事而公云我卜者周召同心也 陳櫟

貞于時爲冬萬物之所成也云其貞者其相與有成之意乎 大儀

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叙。報功莫重于祀言祀。

秩無文者所以。推呂祖謙

則凡慶賞可得而。褒鬼神記功宗者所以。勸忠義。陳經

渾厚者失之闕。養其體也。如。君失之操切。以明。作。飭其精神。以。惇。大。

大誥以安天下。武王。武君失之操切。以明。作。飭其精神。以。惇。大。

正父。叅葉夢得陳經說

曰撫事如予。不若予周公。一。以。身。教。也。呂祖謙

伊尹復政厥辟。遂告歸周公復子明辟仍營洛者。太。甲。時。天。下。

又安。成王時。頑民未靖也。林之奇曰。武王以明德誥康叔故曰丕顯考武王。林之奇曰。光烈考武王。林之奇曰。丕顯考文。丕烈考武王。周公以承保勉成王故。

堯允恭。舜溫恭。公曰宏朕恭。林之奇曰。人君之治天下。未有不本于恭者。故周敬者治之原。故君陳作周恭先不欺者。臣之節。故臣作周孚。

修禮莫重于祭。故周公誨王以殷祀。報功亦莫大于祭。故成王答公以明禋拜乎稽首曰休享王以祀神者事公也。敬之至者。

胡士行先。

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也然經書稱禮二卣公不敢宿況敢僭乎春秋于魯郊禘寓微詞周公之衰也祭時灌鬯鼎俎籩豆樂乎禮樂乎說

周公制禮而烝此書大烝祭即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之謂薛季宣之說

多士

序言頑民以賤之者蜾蠃之也商王士以貴之者勸之也士行不曰受命曰原天興周之心不曰革命曰勅命見周取商之正陳經之

商已革命而云天邑者不沒其舊。
國者不諱其舊誠之至也。陳經
禹謨戒罔逸周公陳無逸茲云上
者其心有求逸之理故多方曰有夏誕厥逸之
士曰有夏不適逸陳經
殷賢聖之君六七作今無逸祇叙
三宗。中宗祖甲高宗祖甲君薨諒闇
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要皆錯舉之辭也。
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稱五王。
成王畏相多方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明德慎罰多士曰。
至于帝乙明德恤祀。具見殷
世有哲王獨惜。阿。衡。陳。戒。之。自成湯乙。王。

後。即次盤庚中間。書辭闕略也。

召誥曰。茲祀。謹之至也。多士曰。洛大相東土。是也。洛、對、鎬、京言則為東。所謂東國洛。則為西。所謂遷洛。是也。孫繼有經無重書曰字例。惟多士。多方。兩篇則書王曰又曰正。蔡沈斯民之義誥誡尚有餘情。多方。兩篇則書王曰又曰正。蔡沈

無逸

成王之世咸以東征為定亂之本。不知此特治之末流耳。無逸。

者治之源見召公以敬誥于前。周公以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

以為周召。恭呂祖謙張栻說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
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王。庶
事非其所身歷則。來處皆艱
太過乃逸數言曲盡世態王道
聖人立命之學論數顏淵之
壽三宗享國之永又數之通以
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天保為報上
對揚王休而曰天子萬壽古人臣愛君之意恒以壽期然而憂

天雨流芳

君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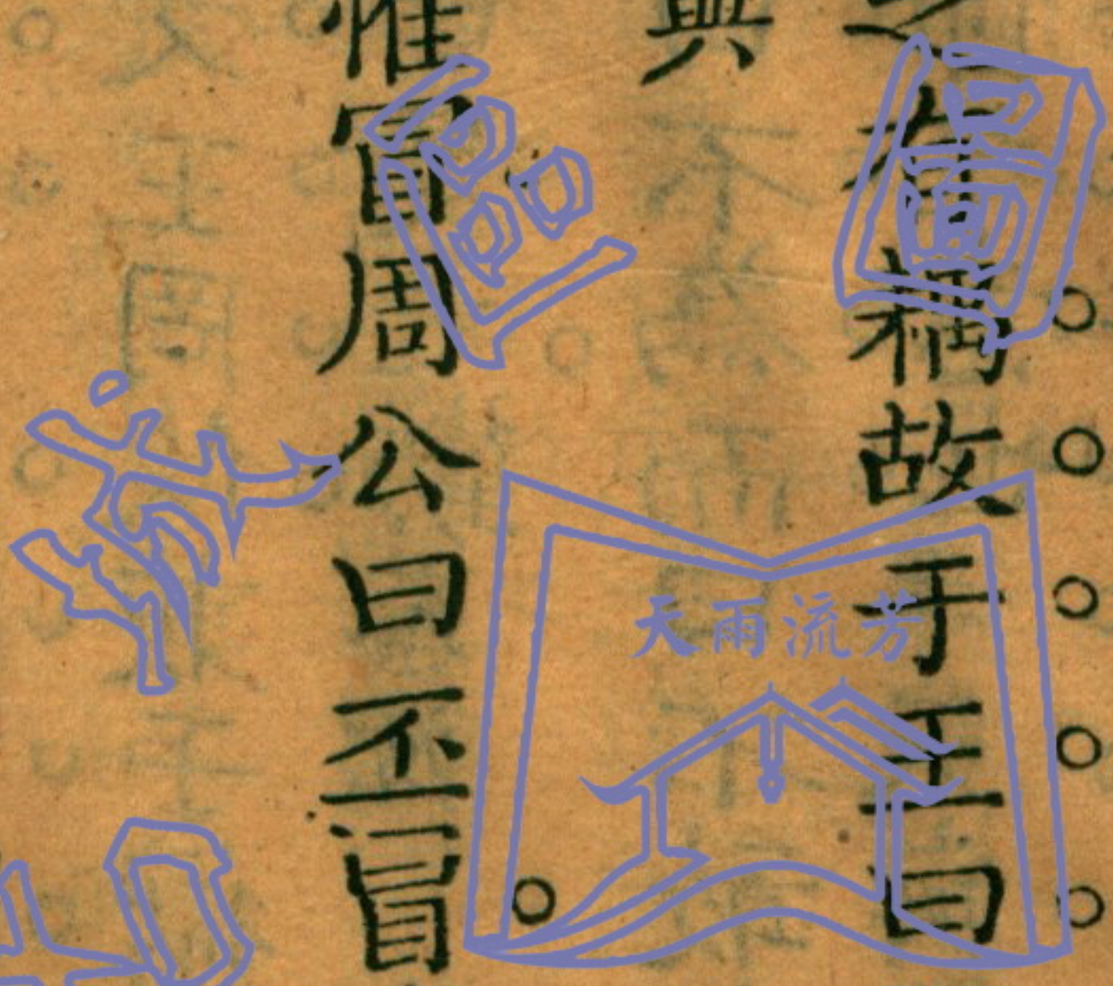
召公封燕。而周王朝為保。故稱君。陳櫟

勤者壽。逸豫者夭。何也。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不易之理也。恭呂祖謙林之奇說不讀立政不知文王。不讀無逸不知文王。周公兼于勤與之勤。蔡沈

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勤之至也。王其敬哉。敬之心。也于嗣王不曰無逸。遊田于文王不曰不為。酗酒何以稱德。德有凶。有而曰無淫者。意

蔡仲之命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其詞嚴厲。何也微本賢且于周



天雨流芳

爽乃召公名。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蔡沈

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何是篇獨稱四人。公所舉皆世臣舊德。

、、、

爲賓仲則英年任事大其懲創又戒其紛更故以聰明視聽立訓焉泰菫鼎陳經說

鴟鴞詩言既取我子。管叔先伏誅。非公推刃也。破斧。王法也。

棠棣私情也。夫子並存。公誅。管叔也。萬經

管爲罪魁則誅之霍不蔡不絕其子。恩義又並行不悖焉。張震

悖馬。

叔未沒以仲爲卿叔沒以仲爲侯。

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徵子未嘗戒以武庚今命蔡仲而舉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兄戚之也。陳傅良

惩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圖終之道當謹于始也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謹始之道貴圖其終也王樵

多方

多士獨告殷民故言詞略多方徧告庶邦故其詞詳時瀾

多士曰朕來自奄多方曰爾乃奄奄三年伏誅五十國之最勁者也奄數年復叛百倍之罪頑者也陳際泰

經于民主既言天求又言民簡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所簡即天所求也王宇泰

既言不以多方享命又云以爾多方圖命天命可享不可圖惟

其圖之乃不克享之矣 黃葵陽

多士言靈承于旅亦曰承者民可近不可下也 時瀾

多士稱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出之于下皆忽言也多方稱迪簡在王者豈以刑賞為勸懲云介資之于上皆恩命也 林之奇

天之所罰也 云離逃者皆天之所矜也 云離逃者皆

天之所罰也恩威自天豈容何忍哉 時瀾

立政

治不本無逸之心則立政為徒法不知立政之體則無逸為徒

善二者相爲表裏者也胡士行

政云立者明乎政有與立亦勉自立之意此後周公不復納誨豈是篇爲絶筆之書與郝敬

常伯常任準人宅百宅周禮不列其官意即公卿輔相之別名如保衡阿衡圻父農父數與錢時

知人其難皐以戒禹知恤者鮮公以勗王探本之論也林之奇

賢臣以人事君故冏命迪上克慎及簡僚賢君以人事天故立政言尊帝必推及籲俊王樵

三宅以位言三事以職言三俊以德言其實一也宅俊必先乎

式者即湯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証。

宅心者治之原。罔攸兼者政之體。恭胡士行王安石說

有為以為天下用君臣分然也體上必無為而用恭胡士行王安石說

則克宅之人與位克由繹之表與裏符胡士行兵乃以召兵

有為以為天下用君臣分然也體上必無為而用恭胡士行王安石說

戎兵之詰似啟人主好大喜功之漸不知後世銷兵乃以召兵

先王治兵正以預為軍伍藏于井甸戰陣講于蒐獮威略寓于蓋寓自強之意于謙抑中亦

巡狩會同謙之卦詞曰利用侵伐蓋寓自強之意于謙抑中亦有備無患之義也恭陳

君子修之吉故曰吉士大道行其常故曰常人陳經

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由獄苗民之
命之重也眞德秀

周官

自大誥以迄立政以周官名其篇以周王大統繼時
稱萬邦者言為天下
序但言滅淮夷云四征
周禮分列九服書但
而已合畿內稱六服詳
外略
也孔頴達

周官惟設官分職為昭代大典故
非實有此數也稱侯甸者舉近賅遠也
眾萬經孔頴達說
何也蠻夷鎮蕃四服羈縻之
也

泰之極則復于隍濟之極則濡其首制治保邦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王應麟

唐虞官百稱稽古者唐虞前官制略可類推非待郯子紀之也時關

辭命九官至商立為八政周公為六典大綱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故官百者見乎員咸寧而已官倍者不見滋擾用乂而已泰王天與申時行就

唐虞夏商相繼不應官制懸殊若是或其時達于天子者百人所謂知不徧物也周禮設官極多大綱祇在三宅其他文王亦

罔知焉天子而預銓曹世之變也
明王立政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迪厥官成王自命之詞也萬經陳櫟
董正治官史臣所紀之詞也訓官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三少雖三公之貳論道在格君故心耳不勞其身所以尊之也士行
三公不言弼者坐而論道也
周以三公兼六卿命召公領家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是也周公以太師兼冢宰
也春秋書宰周公又以卿兼公也
洪荒之後莫急于養民居故禹以司空領九官之首承平之世以太保兼冢宰皆以公兼卿
泰林之奇陳經說

莫重于卿官計故周
六卿各有職掌而冢宰
司也禮莫大于祭祀鬼神非
養藉司徒而曰稽
不曰辨而曰和禮以
夏官以司馬名戎
無事則兵寓于農為
蔡沈呂祖謙說
刑不止寇云司寇者
舉其重也
不曰邦刑曰邦禁刑
用于已然

六卿之先
宰宗伯
所得主也萬經
樂隸宗
和為
急也
六官皆邦政而軍政謂之政者
有事則正其不正政
正也
泰
泰蔡沈顧
冢宰
為事無專
司宰以五卿之事
言也上下

禁豫于未然也蔡沈

冬官名司空者四時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也不曰掌邦事而曰掌邦土以居民為急也不曰興地利而曰時地利地利隨時興廢也蔡孔傳呂祖謙

四征以攘外也而百官董正即以嚴內治之修六卿以治內也而九牧阜成即以樹外藩之倡陳經

前言六服羣辟此言五服侯也六服兼王畿言畿內不在朝之列也徐天儀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周官曰無以

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商周家法彼此同揆者也王應麟

思危與患失相似而實不同恐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

利為樂蔡沈

阜成兆民始事康兆民終事也葉夢得

君陳

君陳臣名與君奭君陳周公次子伯禽弟孔穎達說

伯禽君陳皆與成王同寧伯禽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奄君陳尹

茲東郊繼公之治洛竹書

王命君陳一曰懋昭周公之訓再曰式時周公猷訓三曰宏周

天雨流芳

公丕訓以商民所懷之德治商民俾民戴君陳如戴周公焉益稱至誠感神歸之惟德公稱感于人乎益與周公況于人乎益與周公之意一也黃鼎

周公告成王曰明禋神明歸之明德可格幽張居正

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而有嚴也有功悖大成裕

念疾則絕之已甚過嚴中有寬也成王告君陳求備則責之太詳適阻其

爲善之意孫繼有

康誥慎獄勉以敬典君陳止乎亦勉以敬典周之治殷皆以德

也人君不言福成王之膺受多福康王之永膺多福均以殷民

不變為福也天保為報上受福之詩歸之羣黎徧德即此意也

君陳以令德孝恭始終取之以實期之亦以實焉

恭鄭康成林之奇呂祖謙說

顧命

史官特紀述顧命大臣周官制于此可見者四書太保畢公毛公見三公實六卿焉書周南邵畢衛見外侯入為王官焉周南邵畢衛見、書太保芮畢衛毛公見、周南邵畢衛見、疾毛公見官以職任為先後不以爵秩為高下焉書太保芮畢公衛同為三公何獨先太保歟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百官總已以聽

也畢與召一體何班在第四司馬兵權非元老莫任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衛侯為旅帥民中士也故書名辭季宣宇南宮毛掌干戈為旅帥民中士也故書名辭季宣呂侯侯爵而亦書其非六卿故書名別之辭季宣召公以西伯領冢宰故稱宣相孔顯達覲侯聽事養老燕饗而設今並設以聽神之依即于彼于此之義也顧錫疇宏璧赤刀參以大訓寶聖言也天球夷玉列以河圖寶神物也萬經舞衣貝鼓文事也統曰陳寶度非寶不陳匪

獨手澤存焉也。
宗罷于祭陳之。
列法物則先西後東。以示能守也。
康王位在東也。
成王之終。曰敬迓天威。康王之始。曰敬忌天威。敬忌正所以敬迓也。
賓宮亦稱廟。神之所依也。
以外方爲君也。呂祖謙
前則蒙伯相之文書設。此則于太保之下書收見。大權收發一。
廟門俟者廟。以內尚爲子廟。

總于召公也　徐大儀

康王之誥

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
畢公以太師領東偏。
畢公以太保領冢宰。
故也　王肅

顧命在太保之上。先召後畢者。太保
前之門左門右。朝會。分班之。儀也。此之咸進相揖朝會合班之
儀也分則東西二伯之。對食。則冢宰司徒之位居先

四馬為乘諸侯皆布乘黃朱恐非王庭所能容按周禮鄭康成　呂祖謙

註圭以馬享天子惟二王之後則此稱奉圭兼幣特舉上公以

該諸侯耳。朱子曰。孔頴達江愼修說大保畢公為二伯之尊。故率諸侯以入。大保芮伯。故揖羣臣以進。林之奇忠厚易弱。弊雖極。東遷之時。幾已兆于成康之前。知者也。陳櫟園詰戎兵召公言張皇六師。皆其所。

畢命

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四世元老。崇其禮。示不敢專也。王宇泰周公諸書未聞以殷民為頑。蓋其不附于周。謂之頑可也。不忘

乎殷、謂之頑可乎。
也。至畢命始以毖殷頑民。歸美其實頑之。字周公未嘗
出諸口也。陳櫟
富則禮義生善之。富則驕侈啟。又惡之。資也。
之正保其身家者也。孫繼有
觀盟向之民不從晉。東周之民不從秦。
戴周之久觀周公治殷以寬。殷
旌別見周革殷之難。王應麟
齊太史守官。知尚父之德遠魯宗人守禮。知周公之澤長。王應麟

周但世祿不世官故葵邱申王紹惟世祿故武王數紂惡則曰官人以世陳經商三紀而民思商哀梓曰迷民召誥曰嗚呼小民誰能保厥德殷士為戒商之澤深矣孔子存焉頌有焉矣王安危惟茲君牙

君牙

君陳稱令德畢命稱慇懃蔡仲稱克庸微子稱踐修未有無所稱述命之者獨君牙但以祖父為言豈專以勳舊之故命之歟然宣王命召虎平淮夷而曰召公是似命皇父平徐方而曰南

言紹朱事

仲。太祖周于世官。皆道揚。其先世。
祁寒暑雨。變理陰陽之本也。命君牙及此。豈其以
歟。林之奇
畢為四朝元老。康小子命之宣功德。又非獨君
予小子者。豈君牙亦周故老歟。舉文武成康而不
言也。錢時
文之謨非陰行其善故。詳顯武。烈祗善繼其志。故曰承。蔡沈
舜之德貫古今矣而皐陶謨但以罔缺總之。彙纂
罔慾言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牙篇但以

呂刑

冏命

穆王于羣僕侍御之臣冏也而命之以格非心之事蓋以其職親左右朝夕納誨於王之一心者也王之一心操舍無常固如是哉然經書弗克于德思兔厥愆匡于終人心操舍無常固如是哉然經書弗克于德思兔厥愆匡其不及格其非心之前謀父止其心于後懲創之意居多豈始造父之駕濫祖謙錢時說自已乃于僕正之寓其意耶呂刑周公作立政而歎緩衣貢知僕從承弼者多皆知本者也蔡沈

穆王于羣僕侍御之臣冏也而命之以格非心之事蓋以其職親左右朝夕納誨於王之一心者也王之一心操舍無常固如是哉然經書弗克于德思兔厥愆匡于終人心操舍無常固如是哉然經書弗克于德思兔厥愆匡其不及格其非心之前謀父止其心于後懲創之意居多豈始造父之駕濫祖謙錢時說自已乃于僕正之寓其意耶呂刑周公作立政而歎緩衣貢知僕從承弼者多皆知本者也蔡沈

圖書流芳

或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末年乃為此權術以斂民財。子錄呂刑以示戒也。

書髦年曰天德曰三德。德明。德威。德罔德威。德明。德威。德罔德威。德明。德威。德罔德威

書之始有帝舜
訓刑詞繁而律
德之香升而為
國語謂九黎亂
侵瀆三苗之亂
鬼神所惑是乃
興恒自民始之
而鬼神往來或
而畏明刑恒不

命刑言約而義
王柏
為腥呂祖謙
德天地分司俾無
敬鬼神而不為
瀆神雜揉顓
嶽瀆各有等差
與民本隔妖
經曰地天
不曰天地者天
間由是賞罰之
偶著靈爽于人
亟史民瀆齊盟

天雨流芳

盛世之刑也
書之終有穆王
職天地分司俾無
敬鬼神而不為
不得不聽命于神
柄移之冥漠中
紛紛起焉救世

君子亦何嘗不神道設教以輔王政之窮卒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常道明則左道無自入焉故君子語不及神怪教不越中庸正人心而息邪說又以道無常為常入於淫祠派梵之本萬經人心不正雖安飽必以失禮斯入刑禮乃刑之本故先伯夷王天與刑不用刑心法舜皐陶曰伯夷蔡沈用刑心法舜皐陶曰敬曰中蘇公橘后獨先伯夷天與教中司刑曰斷中士師曰中罪中司寇曰登中大司徒曰刑中謂敬也篇中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克天德作元命祇此二

伯夷降典宣言制刑宣言刑不言德而乃曰折民惟刑齊之以禮禮也德禮刑原是一貫後人以刑為刑德禮遂與刑判矣王天與兵以恭行天罰天牧陳際泰

古人因情求法故無不可加之罪自兩造以至五過聽之既詳而公斷之又審而當刑之所以為祥也叅呂祖謙萬經說

罔差有辭者察其辭之差別也李杞

對折之獄為兩造一面之辭為單辭執中者書所自始咸中者書所終滕璘民之生有善無不善故曰嘉師刑之設糾不善以保善故曰祥刑夏侯

文侯之命

書自文侯之命後王者誥命猶錫命文侯具見天子之權焉然援引文武其辭寬緩自謙畏亂其情屈欲張大文侯其辭窮又稱臣不以名而以字不伯父之祖之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也夫子存之或如變雅之召旻錄此以稽世變與歟泰夏

曰侵我我國家是。俊是。不知反身之強。是不。知。戴天之。讐。誰之重于國家也。曰罔或耆壽俊也。曰永綏在位是不。知。東遷以後之變故方。興。由兹以上為文武為成康之。盛。秋為戰國世道升降之交。斯可見。泰呂祖謙由兹以下為秦周公禋于文武。王錫以稷。資以秬鬯二卣文侯告于唐叔故平王召臣之間荷安遠能遏軍旅不振。曰歸寧爾邦。兵已罷矣曰資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王室無復

事矣文侯一命書之揚水于詩其旨微矣呂祖謙

終春秋之始也孔子錄文侯之命于書錄

費誓

孔子序書以魯有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錄之以備王事猶詩列商頌也董鼎

費誓戒備整嚴有征討之備于守而無志于戰王者之兵也陳櫟

啟初嗣位驟當有釁之變魯封遽値徐戎之叛一旦誓師若老于行陣者蓋禹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舉也王天與

是篇當在成王東伐淮夷之時淮夷同時騷動而經書我惟征

徐戎豈淮夷則成王自將徐戎乃伯禽分征與欤抑絶其援以孤其勢與欤郊有四而云玉郊序云東郊不開豈其地當敵之衝而治兵于費與欤融堂書解

以甲戌征以甲戌至甲午二役皆起腹心致勝以奇未始不由于正兵法之善無加于此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不備薛季宣

秦誓

春秋罪穆公之遂非實録徵惡勸善其詞嚴書取穆公之悔過主于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周室不振良可慨已夏書終允征商書

雨流芳

終戡黎周書終秦誓其旨一也故曾有頌而詩絶秦有誓而書亡　泰陳櫟王炎說

書錄文侯之命何王迹熄而伯圖興微晉周其喪鼎矣存晉所以存周也錄費誓魯也望魯之文武不作東周可為故以此望之也錄秦誓何也穆公據有收舊文武成康之澤其替乎所以儆周也若謂秦將繼周故錄其書以續帝王之後此讖緯之說君子不道也　泰萬經王說

書經精義卷末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補編

堯典

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昏。極。立。二至分至定則四時節候皆不差矣。恭金晷。

堯以濟時為急故不輕信一臣以知人為難故不輕

辨典

同學諸子恭校

堯典命羲和數語足該小正月令諸書舜典在璿璣一言可括大撓天文諸旨王應麟堯豈不知舜必俟詢謀之僉同。皆付之公論而我獨斷錫舜豈不知禹必俟治水之成。而後授之際一言而盡其義。禹謨也。徐與喬

詔受之際。一言而盡其義。禹謨也。徐與喬

有苗格焉伯益又深于易干羽之舞。七旬而

寬柔擾三者即洪範正直也簡剛

皐陶謨

克也愿亂直

强三者即洪範剛克也洪範三德指
九德指臣言故先柔後剛王立大
猷以其養民請之牧以為民表謂之師王充駁

州十二師即十
禹貢
禹由豫而梁自東而西也故黑水敘于華陽之下由梁而雍自
南向北也故黑水敘于河之北孔頴達

甘誓、
甘誓湯誓泰誓皆言戮獨禹誓
但云乃心力其克有

勳。而不言戮者古軍刑惟施于戰。未戰不之用也。林之奇。

五子之歌

御母者五子之奇計。邪謀。奪作歌者亦出之。之詔而後衆怨消。陳際泰

允征

玩日食月朔之意。允侯之訛。語甚微。玩渠魁脅從之詞義和之。

湯誓

造謀已著。陳際泰

桀之罪不浮于紂故其身不登大位其後困無多方之憂陳。際泰

仲虺之誥

虺誥言天者六。夏作政事更自于武。故志或生故始則羙其奉若。終復警以永保。不然則近諛矣。彙泰

湯誥

曰帝、曰衷、曰性。中庸之言。而子思似接其傳曰虎、曰冰、曰淵。戰兢之韻。致宛然而詩人特襲其語。陳際泰

伊尹

外丙仲壬之立見于史記而竹書所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四年崩確鑿可據又云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爲伊于先王者外丙以上尹將明言成湯之訓嗣王故特鄭重言之耳若果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宮朝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可知觀離殯側何待于祇見即伊訓書法太甲之爲嗣皇周炳中說與書序異疑矣

太甲

禹有典則詒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

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王應麟

咸有一德

伊尹告歸明知非其時。以安太甲之心。其釋不利之疑乎。陳際泰

盤庚

公明農明知非其時。以安成王之心。其謝弗仲之迹乎。周

大家以救民遷徙爲積德。盤庚以致民安阜之實爲積德。

傲康險膚所以破其隱。勞爲積德。盤庚所以動其心。陳際泰

說命

甘盤必為亮陰之冢宰。而遽奪其權。非夢帛。以神其事甘盤已

爲舊邸之師臣而遽易之新非帝無以折其心陳際泰

高宗彤日

武丁舉傅說伐鬼方而商道中興有特廟焉前代無有稱高宗者其有廟號自高也然用田豐昵獨祖已訓諫豈是時傅說已不在與陳祭泰

西伯戡黎

三仁非濟亂之時故坐視鬻伯氣故歲視戡黎之事而不之怖陳際泰

微子

成而不能止獨失有蓋世之

篇中歷叙殷紂將亡各謀自處。
私哉知其無如何而商及靖獻策三仁不得已之苦衷也。錢時

泰誓

曰命我文考。曰。大雖讓善于親不。以為評。焉。文豈真有此命哉。順天應人。繼述之

牧誓

泰誓上篇告友邦冢君。稱今予發至泰誓中下篇告西土小子發。牧誓告外藩亦自稱予發。則皆不名詞義原有辨也。錢時

而獨云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

威克厥愛之意 王立大

武成

周師自癸巳迄戊午。始孟津。自戊午迄癸亥。即至商郊。一連三日。一連疑出奇制勝。之類略稽時日。倘謂渡河後漫道商郊經何以書侯天休命也。

洪範

天不愛其道不得以其君之故而不授禹箕子不愛其道不得以其大衍之數中爲君之數中爲臣之數中爲母洪範之數中爲子洪範之數中爲父

陳際泰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罰。牛井之從異而冬夏分。筆畢之從異而風雨隨。陳櫟

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好惡惟天福威王應麟

篇中曰昭德。曰惟德。曰惟德動天。曰惟德罔小。曰惟德罔大。曰惟德之感。曰惟德之臨。曰惟德之本。曰惟德之基。曰惟德之修。曰惟德之建。曰惟德之用。曰惟德之崇。曰惟德之恃。曰惟德之輔。曰惟德之治。曰惟德之動。曰惟德之順。曰惟德之明。曰惟德之行。曰惟德之政。曰惟德之施。曰惟德之和。曰惟德之盛。曰惟德之進。曰惟德之至。曰惟德之純

大誥

大艱不靖其兆已驗于前戎商必克其兆必懲十後所以信大事之必休耳萬經既取我子伐厥子武王之命微子之命宋之後有襄公王命有孔子神明之後還以為聖道升陳際泰而不成為霸其道降宋之後

康誥一篇以敬哉始以為敬聖後隆為霸有終敬加實修身治國之本化殷民亦即覩周德歟

李杞

唐虞夏商以來言明德者屢矣。自康誥始大學之
祖也陳櫟

酒誥

誥作于商俗淫亂時。王後寧遂諸詩作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史漸

梓材

易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即懷爲之義也。

王樵

召誥

旅獒告武王。首言愼德召誥告成王。專言敬德。敬卽愼也。愼曰勤。敬曰疾。老臣策勳之意。後先一轍焉。錢時

洛誥

朋。不。惟。臣。而。君。亦。翕。然。君之朋。特。起于念。之。偶。偏。施。而朋比之私絶焉。徐大儀若火始然。莫可遏也。惟在愼不愼施賞無濫及斯功宗之道得。樹聲時頹意旨驚聲氣者。恩大。寵之。始。則。釋回。以。亂名實。繼之。且。因。略。嘗。厚。作福引之。甚易。絶之。最。難。

禋于文武也林之奇

不貳適多士

適者謂殷難貳于帝即詩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惟我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蔡沈

適者謂周不貳于帝即詩既命侯于周服是也蔡沈

無逸

周公以農起故爲文王之康田周公以農訓故言文王之艱難周世

風之後而爲無逸之端陳經

君奭

曰永孚于休竟以天爲福已矣終出不祥直以天爲禍已矣

兩不敢知見福自我遷禍自我彌也呂祖謙

蔡仲之命

蔡仲改行卽引而親之見公謹飭之叔之刑陳際泰

多方

多方篇言勸者七警者一力驅非可術馭惟勸化其民

立政

文之宅心卽禹之安止曰惟克曰乃克曰以克又卽禹謨惟帝

時。克意也 書解

周官

古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遺。堯舜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遺。堯舜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遺。堯舜

於憑玉几之言見明。
之心。陳際泰

康王之誥

羣臣以賞罰定功。
明。君道之大。本也。陳
經。明君道之大用也。王以文武至仁誥臣。

畢命

寓恩意于旌別之中。不失。
不失之。姑息故曰釐。
君牙

申時行

君陳以孝友出居東夏君牙以公族入爲司徒陳際泰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刑之迪謂禮也禮。

文侯之命

呂刑

卽孟子謂格君

王應麟

求放心是。

卽孟子謂

格其非心。

啟迪于刑。

之先故謂降典爲播

刑之迪。

燕王

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汝予

但知有我者矣董鼎

嘉者不過修捍于艱

耳。

平王

亦。

費誓

淮夷周初之扈也伯禽周初之敎也陳際泰

秦誓

詩終豳風聖人之意殷書終秦誓聖人之意徵陳際泰

天雨流芳

含德堂藏版

右書經精義如干卷吾
師綺霞黃先生所輯也　先
生之心傳治法尤釐然畢具故嘗
唯徵學有心得而尚書于帝王之心傳治法尤釐然畢具故嘗
萃諸家論說折衷最爲簡當
自幼習舉子業于昌黎經訓蕞
爾之然執筆學爲時文亦僅僅剽掠字句而已迨
戊午歲獲遊
先生之門執經問難多有指授嗣續所纂諸
經精義始知用經之法誰甚
穗侔獲售凡
所瓻材不出乎此蓋信平時得力竊其餘緒輒有
成效若是且
先生積學窮經數十載于茲矣又慮此書無以

書經精義

道光九年重刊子衷中浣崇德館書舍記

廣其傳非嘉惠來學之意因次第付諸梓今易詩禮業已工竣而書經亦將刊成爰謹綴數言以附簡末受業田穠敬跋